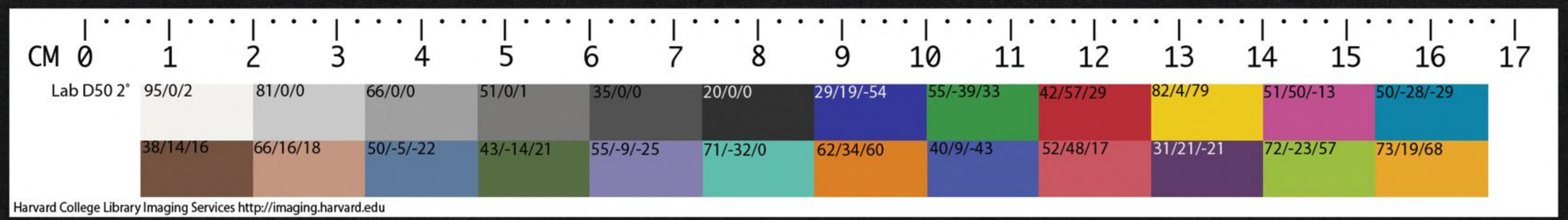
T52(4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OURANT INSTITUTE
MATHEMATICAL SCIENCES
LIBRARY
251 MERCER STREET
NEW YORK, N.Y. 1001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1957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章

【集註】首節言政本于身。下節言政要諸久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因他請益。便知他病根在此。故又抽出言之。上下只是一意。非以無倦益先勞。正所以成其為先勞也。○身先身勞。就根心上做出。勿判分上是身下是心。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或問】合參子路問為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身以治民而已。以率民行毋徒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言語教飭之已也必也視民行爲已行而先之欲民親其親必率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爲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按勸課農桑方是民之事饒民農畝師役則兼官府之事矣畧泛○蒙引先勞則教養俱舉矣蘇註不令而行雖勞不怨甚言必貴于先勞也不重著其效按先勞實自家該盡的道理不專爲民而設若云我先而民不煩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後層○註先行勞事雖分本末其實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思也

胡氏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集註】合黍子路以爲政亦多術矣故請益于先勞之外焉夫子以子路好勇未免喜有爲而難持久故告之曰吾何以益子哉亦惟于先之勞之者持之以久而始終無倦已耳雖民行已興而先之者愈加民事已舉而勞之者愈立能如此而政無勿盡矣

【集說】張南軒曰先之勞之固是以盡爲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子路之意在先勞之外夫子答之不出乎先勞之中○饒雙峯曰先之勞之皆是不使于已底事所以易倦況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故夫子以無倦勉之○無倦要切子路說倦乘于惰者易知而伏于動者難知倦因于怠事者易見而生于喜事者難見語方不泛常常先勞卽是無倦所謂不益之益也

仲弓章

提綱 此章見爲政當識大體首節告以宰政之大體次節告以舉賢才一事之大體首節當三平講次節當就舉賢另講時說有以賢才句貫通章者有以先有司句貫上節者皆不可從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斷案 合參仲弓爲季氏家宰而問政于孔子子曰政有大體如衆職之修廢宰之任也凡事必先分任于有司使各專其辨理而吾惟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舉矣庶獄之平反宰之任也于大罪不得不懲而于凡民無心之小罪則概從寬赦以開其自新之路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人才之用合宰之任也于賢有德才有能者則舉而用之與之同升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爲宰之政何以出此

集說 蒙引問政是問爲宰之政下面宜切爲宰說不可作家宰宰字說宰兼衆職謂衆官職有司各司一事先對後考其成功說○按赦小過或指凡民或指有司渾說爲是二者皆在其中不必有所偏指也○陸稼書曰舉賢須如陳氏兼已用未用說看來此句註中明言有司皆得其人即以舉作有司說亦非無據不必拘定爲鄉舉里選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

仲弓又問曰、夫才之伏處無窮、人之知有限、豈能盡知天下之夫才而舉之乎、子曰、所謂舉夫才者、非必盡知于己也、但于尒之所知者、舉而用之、其或尒所不知、人亦必有舉之者矣、孰肯終舍之而不舉哉、

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序說 蔡序仲弓又問曰先有司可能也赦小過可能也獨賢才散處於稠人之中而一已之聞見有限焉能盡知賢才所在而舉之耶子曰所謂舉賢才者豈必盡出于已哉爾雖不能盡知豈無一所已知者但爲爾所知者舉之其于爾所不知者人亦必有知之矣秉彝好德人有同心人豈肯舍諸而不舉耶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人之知何患賢才之不盡知不盡舉哉此舉賢才之大體亦即爲政之大體也

集說 呂晚村曰着力在一舉字舉爾所知不必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辦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做乃得○析疑焉知句註增一盡字仲弓非全患不知只患不盡知耳焉知之問即便有網羅俊乂野無遺良意夫子告以舉爾所知一所字正破他盡字至所不知人自不舍則亦不患不盡知矣

但不必盡入于我之耳目盡出于我之薦引耳○因勉錄舉爾所知三句只是爾所知舉之爾所不知自有人以舉之把舉賢才的事我與天下渾合公同做去不問我不問人要期賢才之登用而已須認定大公不私意說按此方與程註人各親其親二句有發明淺說人豈舍之而不以告我蔡氏感人好德之心俱非旨○仇滄柱曰我知舉人知舉雖表出大公之心然于仲弓焉知一問終未愜意人其舍諸人字即指我所舉之人言蓋我所舉者果是正人君子自然汲引向升此赦茅遴茹之勢也是實理實事存焉

衛君章

提綱 此見明倫爲爲政之本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首二節因子路探爲政而示以當先正名下因子路迂之而詳示以名之當正名不正二節乃反說末節乃正說言無苟即是正名而已矣與必也二字呼應陳氏集註三以實字言於名字最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衛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序講 黃蒙引孔子時自楚反衛子路以爲將仕衛也乃設問曰衛君若虛位以待子而後爲政則子之所施設當以何者爲先務乎

集疏 李侗雲曰衛君未嘗待子而爲政子路蓋設詞也夫子亦非果仕衛而爲正名之答蓋就衛之天理人情而論而亦因以明不仁惕其心也○待子君甚多事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序講 黃蒙引衛爲政必也先正其父子祖孫之名

使名稱其實可乎

集註 王觀濤曰名是名號正名者使名與實稱而君臣父子之名分皆秩然有序也本君身說蒯聵避罪奔亡即不得以父靈公未始不可以子衛輒輒繫祀即可令國人有君而何得令吾身無父子實有父而視爲仇祖實有子而孫爲代名號不正如此夫子爲政于衛焉得不以正名爲急務耶○必也是斷然以此爲先意正名泛說衛爲政之先務不是說我之仕衛如此○夫子曰氣中不可明說據國拒父等事蓋無顯非衛君之理○陸稼書曰必也正名當指衛輒父子之名不正三節泛言君臣父子之名而衛輒父子在其中○父廟曰禰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序講 合黎子路一聞正名之言不深思其意而率爾妄對曰有如是哉夫子

之迂濶而不近于事情也爲政自有救時之急務惟取今日所宜行者行之奚必以正名爲先也

集說 馮氏曰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所迂恐于輒有得也○張彥陵曰子路意輒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得去故以子爲迂奚其正者言胡不以濟時行道爲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發註 子曰粗野哉由也君子但凡事理于其所疑而不知者則姑闕之不言以俟考問何率爾妄對而遽以他人爲非乎

集說 翼註野無精密之見沉潛之思正對君子看闕如心上泰然自疑不敢輕議國事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發註 名泰我之欲先正名者豈迂哉亦見夫名爲萬化之源一不正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耳蓋名者名其實也若名一不正非君臣而强名爲君臣非父子而强名爲父子則稱謂之間便有碍而說不去了則言不順言既不順說不去如何行得去則事不成

集說 語類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林次崖曰註無以考實者謂把父做譬把祖做父而考其實則父原不是譬祖原不是父其實都不是○王觀濤曰言字不泛即稱名之言事是一身所行之事與下文政事事字不同政事是施之于人者○體註兩節正申言名不正之弊正由所不知處名不正三字提起下五弊一齊俱到特節節推出耳言是稱呼名一不正則稱之者有逆詞當之者有愧色故曰不順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序說 泰大全至于事不成也而又何事不廢哉其措諸一身之間者顛倒錯亂而無序悖戾乖爭而不和而禮樂不興矣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刑罰所及不當乎罪而不中刑罰不中則民欲爲善而善卒不免欲爲惡而惡不可爲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措手足乎夫名一不正之弊一至于此

集說 語類問何以謂之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理了說甚禮樂○事是他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存疑事不成言事縱成就也不成箇事體若竟說事不成就便不消說無序不和了○翼註禮樂只屬一身禮樂言觀註于刑罰不中處始云施之于政事可見自言不順至禮樂不興就害及身言自刑罰以下就害及民言○存疑政事獨言刑罰不中者舉害之最甚者言之蓋無禮樂之朝必妄加誅僇以服人心刑罰不中則惡者倖免善者反罹民將爲惡而惡不可爲不能舉其手足用之于所趨故曰無所措手足○張彥陵曰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正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以返迂字之意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需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衞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

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鄧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集註】蒙引君子之爲政也知名不正則言不順故惟無所名則已名之必要正而可言若不可言不敢名也知言不順則事不成故惟無所言則已言之必要順而可行若不可行不敢言也必可言必可行不敢苟之道也君子于其稱名之言務求當其實無所苟且而已矣名之一事苟則其餘皆苟名之一事不苟則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此外無餘矣然則爲政必先正名非迂也

【集說】吳因之曰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于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于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其後可言可行則于正名意不緊切○董思白曰名可言言可行斷然指不開的須一滾說方于言無所苟而已矣恐也○陸稼書曰註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一事指名實相須其餘則指言事禮樂刑罰不可誤以一事其餘分貼名實○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恐不當作一正名而無他事解口氣若謂君子於其言別無假借糊塗之法無所苟而已矣○正解此節要提起名之二字看以名字作主言所以命名而行所以成名者也二必字着力說是務要如此之意

樊遲章

【提綱】此章是夫子廣樊遲以經世之學術重在上好禮三段黃氏曰此言學期有用惟當務乎其大遲之問卑故舉大人經世之學以曉之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序講】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請學治稼之事子曰惟老于農者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精于稼吾不如老農安能爲子言稼也遲以圃之事比稼爲易請學爲圃子曰亦惟老于圃者精于圃吾不如老圃安能爲子言圃也

集疏 稼圃之問只主粗鄙近利爲確無隱逸忘世意吾不如老農老圃隱然見吾之道別自有在初不在此區區稼圃間也已伏末節意在內○朱子曰役智于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陳新安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序講 遲再問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意有在矣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子懼其終不悟也又責之曰稼圃之事細民之事也須既欲事其事則亦人其人矣小人哉識趣卑陋樊須之所爲也

集疏 陳新安曰此小人以位言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小人猶言農人圃人也○陸稼書曰躬耕畎畝聖人亦常爲之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于道初非屑屑於細事而必欲爲之也遲遊聖門所學何事而志此故聖人斥之斥其志非鄙其事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益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發講 參大全夫吾人自有大人之學在也上誠好禮而莊以持已則民莫敢

不敬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則民莫敢不服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則民莫敢不用情夫禮義信盡于上而敬服用情類應于下如是則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皆聞風向慕襁負其子而至自歸之而爲之耕稼矣豈用自耕稼哉如須所請不但不屑爲亦不必爲矣須何不以大人自待也

集註 蔡虛齋曰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楊註云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張彥陵曰上是治民之人不必指爲君說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失本意○呂晚邨曰六句只重上截不重功效下四方之民三句方是功效○陸稼書曰禮自軌度上言不單指容貌義自舉動上言不單指用舍信自精神上言不單指號令○李氏曰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此豈儀文度數法制禁令傳書期會上討得來的須真好始得四方之民即敬服用情之民上三箇民字即兼遠近四方之民亦兼遠近襁負其子而至只作民之耕稼看○蒙引焉用稼非惟不屑爲亦不用爲夫子只說不用爲的道理○翼註三好字對上二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代稼圃字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者言○錢緒文曰此節一氣趕下歸重在焉用稼句若將禮義信對稼圃呆講較量大小則舛矣或講到治道上去愈失愈遠

誦詩章

提綱 此見學詩者貴以心得爲實用意詩本人情四句見詩有資于政其言二句見詩有資于言詩本有用故貴善體驗以致諸用也誦字不必說壞但誦必能明之必能行之而後謂之誦若不能行不能明則只是不能誦而已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

子曰誦詩者必達于政事長于言語若有人焉誦詩三百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而不能自爲應對是徒有誦讀之功全無心得之益誦詩雖多亦何用哉

者之大患也 不能專對必待介紹之助也

原講 叅大全子曰詩之爲用至無方也人情邪正苦樂咸見于詩其邪其苦此見風俗之衰本于政治之失也其正其樂此見風俗之盛本于政治之得也讀詩而有得焉則法其所以得而盛者戒其所以失而衰者故達乎政詩之言詞多婉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詞最難才委靡則流于弱而取侮于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于國讀詩而有得焉則婉正得體不辱君命而可以專對若誦全詩盡三百篇可謂多矣宜其達于政而能言矣乃授之以政不達于設施使于四方不能專自應對是徒有記誦之功全無心得之益也則誦詩雖多亦奚用哉

集說 語類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于政朱子曰其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至鄙俚之事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施業者莫不備誌于詩有得則知如何是合做底事如何是不合做底事如何于政不達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詩之教溫柔敦厚于詩有得必是于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饒雙峰曰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時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爲字只語助詞○翼註不達不是全不通曉只有所拘滯不能隨方措置便是不達不能專對不是一辭莫措只是對得不善不能不亢不卑或損國威或挑鄰禍便是不能專對○張可菴曰末多字正與三百字相應三百字便含多字意誦詩便含有能達專對意不達不專對便含有奚爲意本節一氣轉折

其身章

提綱 此爲當時之在上者詳于法令而忽于躬行者發見教民者當以身先。

原講 合叅子曰上之教民也不在于令而在于身若使在上者盡倫理謹言令民爲善亦不可廢但身爲本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動其身正矣則表率有地雖不必號令以驅使之而民自率從化無不行也若其身不正而徒以言教雖號詔諄切亦不從我以正故正人必自正已始

集說 其指在上者身正只是躬行正道兼內外言行是彼由我行有默化于無形意從是要他從我有强制于有象意

魯衛章

提綱 此夫子歎弊衛之衰無人振起有惜之之意有望之之意亦有憂之之意

集說 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其政亦正好似兄弟也吾不意周公康叔之遺其相同亦一至于此也

集說 陸稼書曰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爲魯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集註 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其政亦正好似兄弟也吾不意周公康叔之遺其相同亦一至于此也

集說 陸稼書曰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爲魯衛一邊意不必從

子謂章

提綱 此夫子稱子荊以風有位當時世祿之家恬侈成風于荊獨不然故夫子稱之只在知足上註循序有節重有節意不以欲速累心承循序說不以盡美累心承有節說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

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序講 泰大全夫子慨世祿之家多怙侈而稱公子荆以示則也嘗謂衛有公子荆者以世祿之胄大夫之尊乃能善于居室而有恬淡之風焉何以見其善也蓋公子荆本不以家計營心凡器物用度當其草草初具而始有也在他人必求其盡有而後爲快荆之心則曰今已苟且合聚矣當其漸漸稍備而少有也在他人必求其盡備而後爲快荆之心則曰今已苟且完備矣當其充足有餘而富有也在他人必求其精美而後爲快荆之心則曰今已苟且華美也夫由合而完而美既見其循序而無欲速之心苟合苟完苟美又見其有節而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可爲居室之法矣

集說 或問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獨光于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不驕滿而不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姚承菴曰三曰字只形容他心裏的口氣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上苟者猶俗云將就歇的話矣者是止于是而不復過望之詞○陸稼書曰居室本于居心寡營由于寡欲○直解所謂知足者謂其當下便足非謂有所期限而足也若有所期限則亦不免于求矣公子荆當始有之時不慕少有當少有之時不慕富有隨事便足無事營求此也○存疑居室猶云居家三有字如錢財宮室田園之類不止器用合是奏聚都有完是齊備無欠缺美是精好工緻

子適衛冉有僕

集註 此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衛而發不必粘定衛民說富教總是保其無二加字見爲民于無已二之字是責成在上之意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序講 子適衛冉有爲之御車而行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集註】子見衛之人民而嘆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蓋歎其民之既衆而澤可遠施亦歎其治之無術而徒有此民也

【集說】沈無回曰庶矣哉三字夫子只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備其中矣想夫子出口時直是經綸滿宇宙○呂晚邨曰聖人此歎仁民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須說出一段撫舊德而思振興真切痛癢處心事○噗庶有兩意一是幸其庶而澤可遠施一是惜其庶而治之無術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集說】冉有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庶然不宜止于庶也既庶矣當何道以加之

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厚其生而庶不可保矣必也制田里薄稅斂以富之而後庶者長庶也

【集說】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里是所居之里里出布帛有穀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道○金仁山曰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自無一二漢之文景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集說】冉有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富然不宜止于富也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無以正其德而富不可保庶亦不可保矣必也立學校明

禮義以教之而後庶而富者可長保也一問答間而帝王作君作師之道盡于此可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

集註　饒氏曰學校兼鄉學國學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當時學校雖設教化久矣不行其規矩必有廢壞處故曰立禮義民所自有不經上人提嘶講說民則不知爲何物故曰明○呂晚村曰富教雖總爲保民然富從庶講出教從富講出既字又字方見實地○兩既字兩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意中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盡富教雖有次序却不重次序上只重富教不可須臾緩上○正解衛之始封康叔受引養引恬之命以保乂斯民受率孝率弟之命以作新斯民此富教之法程具在也惜乎此時民庶雖存而康叔之政已衰矣庶哉一嘆便隱然有富教之意在言外富之內以制產以阜其富薄斂以藏其富意立說教之內以建學爲立教之地明倫爲施教之方意立說二者一加則既庶之民可保矣蓋庶而不富則苦于飢寒難保此庶之不離散富而不教則禮義不聞難保此庶之不相殘故富教二字俱從庶之一字加之非富加于庶教又加于富也

荀有章

提綱　此夫子志期用世自疑其效以望世之終其用意全重首句下暮月三年有成

年但跟用我說夫子目睹生民塗炭激切于中故不覺嘆此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序講　參大全夫子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固無用我者矣苟有人焉不病吾道之難行舉國以從而能用我者雖用至暮月一年之間而國政之弊者以革廢者以興大綱小紀漸以就理庶乎其可觀也若用我至于三年便財足

兵强教行民服而治功有成矣然其如無用我者何哉

【集】朱子曰救亂世如調理久病之人豈有旦夕健旺之理可者興衰起廢華故曰新紀綱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于道也

○張南軒曰三年之所成者即暮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初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葉少蘊用亦非後人所能測度但其自信得過至一時則有一時之效耳曰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苟有二字期望甚切

○沈無回曰可與有成不得說如何有如何可成蓋刻國規模不同聖人作

善人章

【綱】此章只爲當時尚威嚴喜速効故以濡染德化感動人主蓋以王道非督責之術循良非旦夕之功云耳善人百年兩意俱重上二句引語輕點過重論末句玩誠哉句有慨慕願見之意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此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輯】黎大全夫子思見善人之治也曰古語有云善人爲邦而父子祖孫累世相繼至於百年之久則善之漸染於民者深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使皆歸于善而民無極惡大罪不用刑殺矣以今觀之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吾得見善人爲邦斯可矣

【集】陶石簣曰善人是內有善心而外有善政者上二句只還他敘述體若夫善人則感化有基爲邦百年則積累又久此意須到末句發之誠哉是言蓋度其理勢之所可至而信其言之不誣也○仇惕柱曰若說善人只優柔

和易坐享太平恐水弱民玩反成亂本須看出極大經綸極大補救皆在百年中潛消默奪方見勝殘去殺不是小可事○蒙引勝殘去殺相連說有殘不得不用殺勝殘便可不用殺勝者盡也化之使不爲惡似舊惡都消化殆盡一般○翼註誠哉是言非止信其有是言須就善人可以勝殘去殺上發出實能如此之故來○周季侯曰時至春秋專尚殘酷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慘然有痛于心故憮然遐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是善人亦可以勝殘去殺有無限想望無限追慕之意誠哉一句全要體貼此意方得懇切不可徒作贊嘆口氣

如有章

提綱　此見王者之治無近功如有二字有企慕望之之意總欲爲君者非王道不可以治天下非悠久不可以成王道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集註　合黎子曰世之論治孰不稱王者之仁而仁未有驟致也當今之世如有聖人受命而興之王者欲德教浹洽千天下無一人之不善必其仁心仁政薰陶涵育積累至于一世而後久道化成天下同歸于仁也夫豈速效者哉治以至仁爲極而仁以必世爲期彼以旦夕責效者陋矣

集註　王者謂有德有位有時者也如有是設若之詞仁字主王者之仁心仁政浹洽乎人心移易乎風俗者言所謂薰蒸透徹融洽周遍無處不然無人不然者也浹自內及外皆仁之意○朱子曰自己之仁而言之這個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個道理浸灌透徹○饒雙峰曰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須漸仁摩義節禮和樂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洽周遍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于善方謂之仁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思○張南軒曰使民皆由于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故俟必世而禮樂教化始能融貫流浹也上文勝殘去殺如能去人之疾仁則使之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

荀正章

提綱 此章專爲大夫而發見當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集註 子曰凡政皆本于身尚自正其身矣遵守禮法輔上帥民將見形端影正令出惟行于爲大夫而從政乎何有如不能正其身則相導以邪其如正人何哉此可見從政者正身爲要也

集說 翼註正身貼不悖綱當不踰意度講○存疑從政內有正人意故下云

如正人何正人只就民說不必兼君相在內

冉子章

此章魯衛弟子而做擯臣以見名分意

提綱 此重其事何當時臣竊君權悟不知怪夫子將政事分別一番事出于國即事爲政政出于家即政亦事政事之名正而家國之分昭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益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集說 冉有爲季氏宰自其私朝而退來見夫子子曰退朝有常期今日何獨

晏也對曰適有國政而議之所以晏也子曰此必其季氏之家事也若是國政則事出于公必于公朝議之吾嘗為大夫今雖不見用于禮猶得與聞之而得以上下其議茲既不聞則非國政明矣夫子言此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集說　蒙引晏非日晚退朝自有常期今獨晏耳○家臣之與大夫亦是君臣故曰朝不必以為僭禮也○李衷一曰政逮于大夫子傷之久矣季氏與冉有以政對而以其事斥之若謂大夫安得有政大夫之家安得議政其事也此正斷其私議之非乃決辭不可作疑辭如有政三句見宜聞不聞難以言政其為事可知詞嚴義正此夫子正體統尊公室大議論也

定公章

集說　此見邦之興喪決于君心之敬肆定公求興喪于一言夫子教求一言于心見其難便是興機心特其樂便是喪機全是警策定公之意○或曰通章只是為君難後面莫予違便不知為君難處興喪皆由於此存參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輔講　定公問于孔子曰國之興也恒由善言以致治不知一言之間而可以興邦有諸乎孔子對曰一言甚微固不可以若是乎必期其有興邦之效也

集說　王觀濤曰言字讀住幾即庶幾便有期望之意故註訓期一言力微故未可期必○定公求興喪于一言有輕忽意故夫子先說不可幾而後說可幾以儆之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

輔講　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為君以主治其責甚難為臣以輔治其責亦

不易當時之言如此

集說　蔡虛齋曰爲君難者上承天命而不係人心也爲臣不易者輔君以承天而治人也總是責任維艱意且不要說出敬畏來○李衷一曰君者邦之主臣者邦之輔兩爲字有盡其情稱其任而毫無忝愧處方見其難而不易○顧麟士曰人言二句平說夫子引言則止取上句耳若于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李侗雲曰人信是在爲字上着眼夫子下句轉語却在知字上着眼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發明　爲君者如因此爲君難之一言而能知其難也則必戰兢以圖之無一事之敢忽而天命可凝人心可固矣然則此爲君難之一言也不可以期必于興邦乎

折疑　如知不是字知是心中時常體認爲君難之一言而兢兢業業以爲之知難處就是爲難處爲難處即是興邦處知字有自責自修之意天下豈有憂勤惕厲之君而不能致治者不幾乎亦即知上決出○李侗雲曰註于知爲君之難忽下則必二字正于其知之者必之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者知難之心也至無一事之敢忽而紀綱法度莫不振舉者皆在其中矣○蔡氏曰一言未使能興喪然未嘗不因一言致之聖人意甚含蓄而語氣實接得緊正欲實其一言興喪之問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發明　定公又問曰國之亡也豈因不善之言以致禍不知一言之間而可以

喪邦亦有諸乎孔子對曰一言之微固不可以若是乎必期其有喪邦之禍也然亦有之嘗謂人之言曰予爲君他無可樂惟其予之言一出而臣民莫之敢有違背者此則爲君之樂也時人之言如此

集說 上人言是言人君下人言是君自言亦小異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集說 如其所言之善有關于國計民生而人莫之違也則猶爲無害不亦善乎如其君言之不善有害于民有損于國而人莫之違也則忠言不至于耳君日驕臣日諂而國不可保矣然則此莫違之一言也不可以期必于喪邦乎君其加之意而審其所以興鑒其所以喪也

集說 仁山金氏曰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于此一言如何耳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必曰知難後一節舉人之言矣必曰如其善不善○蔡氏曰莫違本是不好的話又開出善不善兩路相形只引起下如不善二句來○張彭陵曰不亦善乎講者俱入都俞吁咈等語說成典謨模樣了蓋惟言莫違之語決是不可只言出得善的而莫違則庶乎其可也若曰万纔不至于喪邦耳精神正與下句相叶應○言莫予違兼臣民講莫之違單指臣講

葉公章

提綱 葉公佐楚只是以力服人不知政以得民心爲本故夫子告之以此欲葉公驗民情以自考也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序講 楚縣尹葉公問政于孔子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序講 合衆子曰善爲政者亦觀政于民而已民有在吾境內而爲近者能使之被其澤而感悅則可以知能通之政矣民有在吾境外而爲遠者能使之聞其風而來附則可以知柔遠之政矣

集疏 存疑近說遠來爲政之效也然必有所以致之者故註曰被其澤聞其風按二者字全從爲政身上着落下來見非實以悅之來之不能只照本文閒閒說註被澤聞風在言外含蓄發之○黃勉齋曰有意以求其悅且來則必有不悅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悅非讙虞如近之則不厭來非强附如遠之則有望是也○存疑聞風不是聞近者悅之風乃是聞爲政者之風○附錄莊氏曰楚以囊瓦不仁殺郤宛而興謗近者不悅拘唐蔡君以求馬佩遠者不來故楚難以興若不反其道何以爲治

子夏章

提綱 此見王政以遠大爲期上二句戒之下二句推言其弊子夏規模狹隘大子且以王道悠遠博大者期之全在心上說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序講 合衆子夏爲魯莒父邑宰問政子曰爲政有二弊方爲其事旋責其效是爲欲速子之爲政必無欲速而需之以從容持之以悠久可也狃于淺近以爲便計是爲見小利子之爲政必無見小利而廣大其志意宏遠其規模

可也何則政以能達爲期然必有漸而後可達若欲事之速成則凡所措施急遽無序或限于時勢之難通或阻于施爲之弗逮而反不達矣政以大成爲期然必所志者大而小者不得以域之若見小者之爲利則志願易盈所就者小澤不能以遠施化不能以廣被而大事不成矣可勿戒乎

集說　張敬夫曰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爲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事不成爲其可繼而已矣○存疑欲字俱就心內說欲速者有躁心見小利者有隘心○無欲速者爲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速得欲速則許多事未盡得時候又未到如何得成功○張彥陵曰欲速則銳于進而不精不詳必至前後雨壅故不達見小利則或以小利既得而忘其遠圖或惜小利之失而疑其弘算故大事不成○呂晚邨曰玩註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皆就事理上說非從利上計較大小也利字即成字意註以所就貼之極精○王觀濤曰達由此通彼之謂無序則先後緩急一齊施動必有壅碍利非財利亦非專在利澤猶云便益耳利在一方一時則小利在天下萬世則大蔡氏曰政亦有當速亦當小利不遺弊在欲字見字又曰欲速二句非預計其不達不成也不過深明其弊以戒子夏耳○饒氏曰見小利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見目前小利便處便要收效若胷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急不得蒙引本文兩開說雖是正意然道理亦互相發明

葉公語孔子

提綱　葉公論直以迹夫子論直以心攘羊一事葉公論直不論父子故夫子以處父子之直道告之註中天理人情之至句宜玩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原講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身而行無私比者其父攘人之羊而已爲之

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尚如此直何如乎

集疏 直躬謂躬行其直者字指人言上句是許其直下二句是証其直若謂父而且証他人可知攘羊且証他事可知蓋深與其直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旁講 泰大全子曰吾黨之所謂直者殆異于是子或有過也爲父者則爲之隱諱父或有過也爲子者則爲之隱諱不以聞之于人蓋父子主恩委曲以全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情理所當然順理而行而直在其相隱之中矣證據何爲哉

集疏 饒雙峰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爲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証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爲直謝氏曰理爲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恩○呂晚邨曰不是爲父子只取相隱子有過但當盡義方之訓父有過但當盡幾諫之誠而不播揚于人正于隱所當隱爲直須從天理人情上轉折出來方見在中實義○析疑重子爲父隱邊照內註天理人情並說情理二字少不的一个當隱而隱是天理之至不忍不隱是人情之至相隱非姑息容忍也只不暴揚責直耳隱處即是直在其中須會內註不求爲直四字証父攘羊正從一念沽直之心來○正解直者信心而行恢心而止非徒直身而行也證則直在而忘其親隱則一念知有此轉移蓋率其最初之一念出之便自直捉無委曲矣

梵逞章

旁講 此以存心作主居處三句是存此心末二句是常存此心通節要一氣

說下合之乃見心存理得方可爲仁○黃際飛曰上三句是橫說下二句是豎說無時無處而不存此心則私意無所容心存而理得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集註】合恭樊遲問仁子曰仁者隨時隨處而咸存者也爲仁者亦體此理于心而不忘已耳時乎居處此心無所作爲必儼然肅恭而不敢惰慢而心存於居處之時矣時乎執事則此心要應事必肅然敬謹而不敢怠忽而心存于執事之時矣時乎與人則此心視人猶已必極其忠誠而不敢欺僞而心存於與人之時矣且此恭敬忠之心要固守勿失雖之夷狄不可離而棄之也心常存則理常得而仁在其中矣

【類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禮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又曰心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個心去治一個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也是這個道理在夷狄這個道理時舉云看來此三句動靜出入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無自容處○饒雙峰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于容貌上着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若心不在事上爲事便要肉恭所以着个敬至于接人則此心須要視人猶已不可容些欺僞所以着个忠○黃勉齋曰能恭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就外于此○王觀濤曰註雖云恭見于外敬主于中然恭根于心而發于容敬主于心而即寄于事非截然分恭外敬中○恭是心不慢敬是心不肆忠是心不欺雖之夷狄句輕只重無時無地可棄意

子貢章

提綱 此見士貴務實也要看註本末二字行是本才是末首節本末俱可觀其次但取其本立又其次本末皆無所取猶不失自守末節本已全虧即有他才亦不足論呂晚邨曰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將行已有恥句貫通章亦庸人自擾耳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字講 蔡大全子貢問曰五爵士居其列四民士爲之先果何如斯不愧其名而可謂之士矣子曰士以守身爲本亦以適用爲能若其行已也以道義爲大閑凡非義之事皆有恥而不爲是其志有所不爲而本立矣及其前使于四方則剛柔合體一言一動皆足爲國之光而不玷辱君所以命我之任是

[illegible]才又可用而足以有爲矣有體有用如此斯可謂之士矣

集註 朱子曰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饒雙峰曰有恥則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蔡氏曰不曰守已而曰行已就行上看出個恥心恥是念已之不爲聖賢凡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恥而不爲也就平日說才足有爲不但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四方以鄰國言凡威儀進退言語之盡善皆是不但專對之能辱字對上恥字看恥自內出辱自外至○黃際飛曰有恥不辱自是兩事只分開說去若謂有恥自然不辱此雖重上句却不知已輕下句矣二句分本末則可歸併上句則不可○蒙引謂不當爲固可恥當爲而不爲亦可恥但註以有所不爲對足以有爲明已判開只照註爲妥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切記此意

【集註】子貢又曰全才不可多得故問其次于此而可謂士者子曰士固以才節兼全爲貴然與其節不足寧可才不足今有人焉能盡愛敬之實內而宗族則稱其孝焉外而鄉黨則稱其弟焉此其才雖有不足然大本已立是亦行已者之所重也可以爲士之次矣

【集註】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于人之國守一大夫之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饒雙峰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只是士行中之一端稱孝稱弟以鄉黨宗族見之必真故取以爲據○張氏曰孝經云孝弟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皆看得孝弟二字甚重此獨以爲士之次聖人立言原有分寸稱孝稱弟者未可與舜之允若底豫武周之繼志述事同日而語特宗族鄉黨見其無不孝不弟之事故從而稱之耳究于孝弟分量尚有欠缺處須說得酌酌○孫氏曰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廣故爲士之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定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集註】蔡大全子貢又曰孝弟亦難盡者故問其又次于孝弟之人而可爲士者子曰言行人之大端與其先之放恣常可矣之拘執今有人焉知言貴信即未必合理而亦必信知行貴果即未必合理而亦必果硜硜然執其小節堅確不移與大人之變化合宜者有異然識量淺狹之小人哉然而非惡也與誕漫苟且之人則不可同日語抑亦可以爲次矣

【集註】信果是言行之準原無病病在必守是言行不通時宜硜硜小人承必字來勿太說壞了蓋圓融則變化無方故爲大人拘泥則執一不化故爲小人註中識淺以所知言量狹以所守言抑可以爲次者蓋一意堅執雖難于

審理而度務然猶有有守之實心與言誕行縱者不同故曰抑可以爲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肩講】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爲大夫者何如亦可爲士乎子嘆曰噫此斗筲之人鄙細齷齪器量所容幾何本末既無足觀言行亦無可取何足算而數之也子欲爲士亦取法于上可矣何必以今之從政者爲問哉

【集說】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皎皎意思這章却是大段平實了緊見有恥不辱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從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今之從政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爲士之道又曰此章兼志趣才能德行仁守言子路問士則專自人倫交際言○翼註斗筲之人主器量容受說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此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筲借言

【不得意】

【提綱】此夫子爲傳道計思中行而不得故思狂狷也必也句虛下二句正見所以取狂狷意○聖人指出千古往道之脉以狂狷兩路收盡世間有道德子又絕盡世間假冒種子狂者有氣魄擔當得起狷者有筋骨操持得定只在志節上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志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

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哲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彙講 合參子曰吾之道中而已矣中道而行之士志節兼全知行合道本吾所欲得以傳道者也今既不得中行之人而授之以道然則吾所與者必也其士之狂狷乎吾之有取于狂狷者何也蓋道非委靡者所能勝而狂者則志氣極高進而有爲以取于善道非卑汚者所能勝而狷者則節守有餘知不善之不可爲而斷然有所不爲也各就其過不及處而皆加以激厲裁成之教即歸于道不難也微斯人其誰與乎

集說 語類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于過激此極難得○狂者之志狷者之節已自比得中行了所欠者在不精密與過激耳故激厲裁抑當善看○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力的人方做的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的衰做善都不去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此狂狷方可望○蔡虛齋曰謹厚寡過的人若可與也其實既無向上之志又無特立之操故未必能自振疲而有爲朱子有此句跌出獨取狂狷之意要仔細看○仇滄柱曰中行以姿質粹美言若混涉學問成就上說則本文與字講不去○蒙引進取即志極高有所不爲即守有餘本文只言其好處行不掩知未及是未了備解狂狷全體○存疑激厲是鼓其不及裁抑是損其過合狂非○狂狷可與造就是引之歸于道時解可歲于中行者非

南人章

提綱 此章是戒人無恒意一述方言而嘆其善令聞者足以勸一述經訓而嘆其不占令聞者足以戒咏歎感慨言有盡而意無窮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原講】叅大全子曰南國之人有言曰夫人立心制行而無恒久之道則在我者無定守何所用而可雖巫醫賤役亦不可爲矣蓋巫交鬼神而無常則誠意不足而神不之享醫治病疾而無常則術業不精人何敢寄以生死哉南人之言誠善夫夫巫醫且不可作況出于巫醫之外者乎甚矣無恒之人無一可爲也

【集註】翼註恒字要看得深據易辭恒字是恒德卽孟子所謂恒心也一切浮念皆無常唯眞心有常故名曰恒○蒙引此南人之俗語其意看得巫醫事大故註亦推其意云尤不可以無恒若夫子善其言則以巫醫賤役尚不可無常當推開說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原講】合叅然恒之有無不惟術業係之而榮辱且係之矣易恒卦九三爻詞人君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獨內省多疚而外侮將至人或承之以羞

【集疏】朱子曰承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原講】合叅孔子旣引此詞又曰無恒取羞易有明訓而人顧多無恒者亦不玩此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而惕然知警矣何至于無恒哉

【集疏】爻動則謂之占不玩其占者言不玩此爻詞也○朱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只是不讀書之意

君子章

提綱 此明君子小人交際之殊和同全在心意上分別公私周比重與人以用愛之廣狹言此重共事就是非可否上言○張南軒曰和者和乎理同者同其私和乎理則不苟同同乎私則不能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發講 合參子曰君子小人公私而已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視人猶己利無與人也押此黨附莫非阿比之意推徇情以爲可否吾見其和也而非和以處衆矣和同之相反如此人安可以無辨哉

集疏 大全覺軒蔡氏曰上重和字不同就在和中看出下重同字不和就在同中看出並非兩截○輔慶源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個公當底道理故嘗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這個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個彼已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陸宴若云和自不同非如中庸和而不流辭說也不流與和分兩層不同與和只一求而字是直下非轉折極說得是○李穀侯曰君子之和自性情中發出無論可否相濟處不是同即唱和一律處亦不是同也小人之同是他意向上覷來無論轉眼參商處不是和即對面親熱處亦不是和也晏子論和偏在丙啤一邊便非完義

鄉人章

提綱 此章見取人當於其類子貢欲稽人于好惡之同夫子則決人于好惡

之類末二句合看方見得人之賢處只就一人說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集註】蔡大全子貢問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惡者莫如鄉人若也者有一人焉鄉人皆好之何如意其行成名立者乎可謂賢乎子曰未可也恐是同流合汚也子貢因皆好不足恃又轉而問曰鄉人皆惡之何如意其道高毀來者乎可爲賢乎子曰未可也恐是詭世辱俗也蓋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不如各以其類自爲好惡如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于君子則有可好之實矣其不善者以其異乎己而惡之是其立心之直又不苟同于小人則無卑汚之行矣方可必其爲賢也

【集說】子貢謂皆好之是所爲之善合于衆情皆惡之是所爲之善異于流俗皆擬其爲賢也然鄉人皆好惡如鄉人一般流合汚之人故皆以爲未可必也善者好其同己不善者惡其異己合觀之則此一人有善無惡可知○仇滄柱曰子貢之論病在兩个皆字未免專靠鄉人一邊夫子分別出善不善來正要他從自己識見上討个分明耳○李容齋曰此節語雖平刻意實側重子貢以皆好爲賢是他本意只因夫子未可故有皆惡之說是皆惡一問從未可生來而非與皆好平對則夫子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二句亦只正答子貢皆好之問而畧帶皆惡之說故下中多着一其字蓋人而爲善者所好則是不怕不是賢人矣雖無不善之惡奈遂眾賢但其不賢者自必惡之耳是夫子亦未嘗以皆好皆惡乎答也

提綱 此見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不同在公私刻怨上分別兩段首句各虛肖下方說出公私字公私就已說刻怨就待人說而字與及其字得相形方見之妙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原講 子曰爲人上者以一身操用舍喜怒之權人固有任其勢而事之者亦有投其意而悅之者若夫君子之人易于承事而難于取悅也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見子曰爲人上者以一身操用舍喜怒之權人固有任其勢而事之者亦有投其意而悅之者若夫君子之人易于承事而難于取悅也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出于正大之情而惟知有義理人若阿徇逢迎悅之而不以道彼必拒而不悅也悅之不亦難乎及其使人也則以恕心待之隨材器使有長皆可效事之不亦易乎小人之人難于承事而易于取悅也何也小人之心私而刻私則狥乎一已之欲而不知有正道人若曲意逢迎悅之雖不以道彼亦忻然而悅也悅之不亦易乎及其使人也則以刻心待之必求其全備而後快焉責望無已時事之不亦難乎此用人者一念之間而相反如此人君選任大臣不可不察也

集說 張南軒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悅者正大之情也其所悅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悅與人爲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狥乎一已之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馮厚齋曰君子小人益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輔慶源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已之方甚寬而待人之意甚刻君子悅人之順理小人悅人之順已君子貴重人才隨材器使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君子章

綱 此夫子辨君子小人處已之不同泰驕就氣象上看迹相似而實不同其所以不同者根心之循理逞欲來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論 泰大全子曰君子小人之氣象皆根內而形外者也但自其安然自得者言之則為泰自其侈然自肆者言之則為驕二者不可同曰語也君子惟理是循不慊不怍無入不自得故外常舒泰而不是矜已傲物或涉于驕肆小人惟欲是逞志盈氣溢恒以之自誇故外常驕矜而不是從容不迫有得于舒泰其存心異故氣象不同如此

集疏 蒙引君子非有意于泰也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心廣體胖所謂坦蕩蕩也故泰小人一下得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豈泰耶全是理欲之分

故泰公而驕私○困勉錄泰從道德生驕從勢利生泰從敬來驕以肆得泰主自得驕主傲物泰是無心的驕是有意的○存疑泰訓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惶惶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好高自大肆者放溢于禮法之外也

剛毅章

此言必仁者有其質意

提綱 此言天資近于仁勉人當因是而加功也無私而有德仁也剛毅則不屈于物欲心常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于外馳故曰近仁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論 合泰子曰仁雖人心所固有而亦不能不拘于氣質之偏若夫剛而堅強不屈毅而堅忍有守木而質樸不華訥而遲鈍不佞四者之資質為近乎

仁蓋仁無欲而剛毅則不屈于欲仁在內而木訥則不馳于外豈不與仁相近乎由是質而充之以學則可以與仁為一矣

朱子曰聖人之意乃是言如此之人于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蒙引剛就體上說毅就用上說木就容貌上說訥就言語上說皆是仁非兼備而後近也近不是自此至彼之謂只是資質用事未加涵養自有不足處故止曰近若說到涵養究竟處便直謂之仁不謂之剛毅木訥矣○毅是耐久與剛有別○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忍不屈之意木訥則無巧合外飾之資故于仁為近然非論其學問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大約由資質言之固于仁為近而猶拘于一偏由學問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

子路章　此言士貴全其養而之當各善其施

提綱　此章全在涵養德性上論言士貴全養又當善其施也訓由意在言外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于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豪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集註　蔡蒙引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士之質性貴于中和必其人已相接之際切切如情意之懇到偲偲如諄告之詳勉而又怡怡如一團和氣之可挹其氣象如此非涵養有素而化其氣質之偏者不能可謂之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于朋友則規過勸善切切偲偲無有善柔之損于兄弟則式好無尤怡怡然無賊恩之禍益朋友以義告兄弟以恩合恩義兼盡而施之各當士之為道何以加此

集說　或問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

其從二者皆有忠厚之誠而無勁忤之害聖人見子路有粗暴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見弟云云聖人之言是恁地密○饒雙峯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是一句見士之爲士其氣象當如此下分別其義見發成德性觸境自宜此眞所謂士也○呂晚邨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總是形容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是裏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得出○陸稼書曰觀或問之論切偲可見六箇字都是和厚之意不但怡怡是和厚也○切切固屬情意然情意亦即在言語上見故朱子以教告言之切切二項內俱有忠告意俱有善道意○王觀濤曰子路勇者勇則氣浮未能切切偲偲充直未能怡怡故曰皆子路所不足切切三者情意言語容色俱就接人上說如字管上三件此三者皆涵養子詩書禮樂之澤方有溫良和厚之氣故可謂士朋友二句照註不混所施講兩開說不用互說此二句見得士恩義兼盡

善人章　此夫子深與善人之化

此夫子重言兵意夫子見當日列國兵爭驅民鋒鏑不仁已甚故發此言觀開口說善人並下章一連可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即戎內於孝弟等全項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講　泰存疑子曰善人之道慈愛惻怛原足以固結民心其子民也教之孝弟忠信之行以養其性教之務農以厚其身教之講武以熟其藝大約積之七年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一旦有事亦可以從事于行陣而即戎矣善人教民之效約畧如此

集說　饒雙峰曰善人即爲邦百年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蔡覺軒曰善人

教民雖兼本末而言大意只是教他爲善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爲善所感自能親上死長故可即戎○馮厚齋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可以即戎是論理如此非限定七年即戎也若曰于此而可當亦無不可耳○善人二字見與兵家威強徂詐者不同○教民纔可即戎是聖人重言兵之意○李毅侯曰言即戎者見教成之効非專爲即戎而教而即戎亦在其中矣若桓文之節制乃是爲戰而教非善人之教也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提綱 此爲輕用其民者發甚言不教之失以見民之不可不教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字講 子曰戰者危事若平日不曾教民以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而遽用之戰則不能有勇知方適足以殺其軀而已是謂自棄其民也

集說 張南軒曰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之知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使之知司馬法也○陳新安曰此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

憲問章

此章連原憲恥邦

提綱 此章有道無道夫子原只兩平說註意重有道邊者大意只重有爲不重有守以見勉憲之意須於平對中默寓輕重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于有爲也

字講 恭體註憲問何者爲可恥之事子曰可恥者莫過于無能而苟祿如邦

憲問人心至虛克伐怨欲皆必心累若能皆制之而不行爲則人欲既遏天理斯存可以爲仁矣

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有道正有爲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而空食祿若邦無道雖卷而懷之可也乃猶靦顏居位而空食祿若邦無道不能有爲世亂不能引退而徒竊位以素餐則志行之卑陋甚矣恥孰大于是乎

集疏 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意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畧無建明豈不可恥○意重有道邊見得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康曲謹濟不得甚事也○范紫登曰蔡氏云憲看得恥字狹小夫子告以聖賢豪傑之大恥全是勉之有爲按此恥也二字雖雙承兩句須抑揚重有道邊大全諸說同存參

克伐章

提綱 此章見仁不在制私而在無私當以清源制流立意不當以勉然自然立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之私而爲仁之累也能知其病而禁之不行焉私念既遏天理自存意其可以爲仁矣

扣講 合參憲又問人心至虛而物欲蔽之則私出焉如克伐怨欲四者皆心

集疏 胡氏曰克伐是氣盈者因已之所有而生怨欲是氣歉者因已之所無而生○饒氏曰克伐是一病怨欲是一病四件只兩件又只一件病根在欲字有所欲則貪多求勝遂所欲則氣盈而伐不遂所欲則氣歉而怨○不行是逐念强制此雖憲以其所能而問還宜泛說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无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

曰克去已私以復乎理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發講 黎洗說子曰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于中則必行之于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非有定守者不能可以爲難矣若遂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非制之不行也

集說 朱子曰克已者定從根原上一刀兩段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的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爲之心未嘗忘也○不行只是過在胷中不行耳畢竟有箇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饒雙峯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漸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乃漸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已乃勇猛決去法也○王元美曰可以爲難雖是許之之辭然克已只直截而易制私則禁伏而難正在難處未得爲仁○不行與仁判然懸絕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方是仁若徒抑其流而不遡其源病根原在故以爲難而不許其仁不知其仁是警悚語不是依回語○呂晚邨曰時子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强所以不許其仁非也不行只是外面阻過而已若能去私則勉强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然無涉

士而章

提綱 見爲士者當心無所累須先將士字振起不足爲士只就懷居上斷之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不必推開說

發講 合黎子曰士志於道必無係于情欲者也若子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便是心不求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也其識趣卑陋甚矣何足以爲士哉爲士者洵乎不可不以理制欲以道御情也

集說 存疑意所便安處如宮室器用之美聲色貨利之私足以適情縱欲者皆是懷有貪戀二意未能盡得便安則貪已得便安而顧不能忘則戀是也

○李岱雲曰只便安處戀戀不忘此心當下已全是一團私意已自不足爲士了不必推到趨利背義當爲不爲上方爲不足爲士○懷居一念即此便是損德廢業即此便是不足爲士不必到不足爲士上方推說損德廢業

邦有章 此章論君子處世持身立言之道意

提綱 此章泛論君子處世之道不指在位言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二句是講邦無道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旁講 黎大全子曰君子道與時宜如邦有道君明臣良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言焉明是非辨邪正言人所不敢言危行焉嚴取與潔去就行人所不敢行非固欲危其言行也直道而已如邦無道君闇臣諂時不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行焉而不變已之守至于言則少加遜順而不激人之怒非阿諛以從俗也遠害而已君子持身立言之道如此

集說 或問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與異言不同是非曲直原自一毫不爽只孫以出之語氣雍容不迫耳○張南軒曰危謂介然守道不徇於世是也但自世俗見之則見其危耳○陳新安曰制行無時而不危見君子守身之節出言有時而可孫見君子保身之智○輔慶源曰行以持身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或有當孫之時

有德章 此章爲修己現人者而發意

提綱 此章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其在內者也德仁足以包言勇言勇不盡由于德仁此內外本末之辨也必有二字說的緊不必有三字說得活○此爲以言飾德以勇冒仁者發意本翼註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辨講 蔡蒙引子曰理之得于心爲德有德之人和順積中雖沉默不露其言而當夫建議之時自然英華發外而順理成章吾知其必有言矣若夫有言者則言論未必皆出于由衷或是个便辟口佞底人未可知不必有德也心之無私爲仁仁人中無私累雖淳厚不露其勇而當夫任事之時自然見義必爲正氣無阻吾知其必有勇矣若夫有勇者則果敢未必奮于正理或是血氣之强發出來未可知不必有仁也蓋由本可以兼末而由末不可以信本也

集疏 天下惟本諸心者可必而德與仁皆在心上其可必者非必之言勇必之德與仁也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强非仁義之勇也二或字正貼二不必字○翼註據註引言是說得文雅有勇是臨事敢爲○李僩雲曰夫子只言內外本末之理如此自修觀人俱是餘意有德者必有言要從德內看出言來仁者必有勇要從仁內看出勇來方見貼切與下言勇有別

南宮适

提綱 此見聖賢同一尚德之意适以德與力並問夫子祇美其尚德而抑力仲德之意自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

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舜棄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集註】黍直解南宮适托以問孔子曰羿善射奡能陸地行舟權力之雄天下無能過矣然一爲亂臣所殺一爲夏后所誅皆不得其死然禹平水土稷播百穀身親稼穡之事其勢亦甚微矣然禹親受舜禪而有天下稷至周亦有天下一亡一興若此然則小人不可倖免君子亦豈至終窮乎蓋以羿奡比當時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夫子于此將耻羿奡嫌于傷時揚禹稷嫌于自任蓋有難言者故默然不答南宮适亦會意而出夫子贊之曰自世尚力不尚德故君子難見而知德者鮮矣即适之言而觀适之行君子哉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即其言以察其心尚德哉若人乎何心術之正也吾於适之言有深契矣

【集註】朱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恥當時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荅耳○存疑禹平水土所以爲播種之地稷播種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故皆曰躬稼○仇滄柱曰福善禍淫天道自然不爽南宮适之言更無可議故夫子深贊美之其所以不答者因适以禹稷比孔子故也照註自確○會意解君子與其人見品誼之不凡尚德與其心見志趨之特異也要皆即其言以斷之然非君子不能尚德非尚德無以見君子皆贊美之意也二句不平以下句實上句○那疏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通義白雲許氏曰夏都河北安邑太康渡河而畋十旬弗反羿拒之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大康崩于河南弟仲康立十二歲崩子相立羿恃其射不修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而自立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弒之遂滅

夏相之后名緡逃歸有仍仍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豷

君子章

提綱 此章是勉君子而懲小人之嚴小人必無偶得則宜反之亟此是立言本旨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扶講 參淺說子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如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而容或不仁者有之矣若夫小人則本心已亡縱天理有復明之時亦不勝私欲之蔽固未有能仁者也

集說 陳潛室曰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仁以心德言○翼註此仁字與不仁字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有矣夫是想像憶度之詞不得泥實此是

夫子提醒人語正所為危微之辨未有二字是決詞不欲開依附之門使小人有所藉以自歸也

愛之章

提綱 此為世之知忠愛而不知所以行忠愛者發○忠愛二字認得真切則能勿精神自透勞與誨正忠愛中事也蓋逸豫正敗德之媒依回實長君之惡勞所以成其為愛誨所以成其為忠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扶講 合參子曰父之於子未有不愛果愛之矣則不以庸愚待其子必以賢智待其子凡所為責成與戒敗者一出于勞雖欲姑息而勿勞也愛之心將能已乎臣之于君無不當忠果以忠焉則不以中主望其君必以聖明望

其君凡所以陳善與閉邪者一出于誨雖欲承順而勿誨也忠之心將能已乎爲父與臣者各盡乎道而爲子與君者各體其情可已

集註 輔慶源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觀慈父之于子忠臣之于君則可見矣○愛之忠焉二字一讀下方有力○呂勉齋村曰愛則必勞忠則必誨未嘗分兩層但人情容有不勞不誨而自以爲愛且忠者故正在兩層處驗出一層意來能勿二字方聳動若但云愛自勞忠自誨則合下卻此何消夫子發明○范紫登曰勞方是愛不勞便不成個愛了誨方是忠不誨便不成個忠了

爲命章

提綱 此章見鄭能用人之效仇滄柱曰証意只重各盡所長四項宜平列朱乾若曰擇能而任是本意和重爲國是餘意歸重相臣是客意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謎時林反○裨謎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義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原講 蔡存疑子曰國之有詞命所以講信修睦而交鄰國者也況鄭以小事大其爲命尤不可苟矣鄭之爲命也以裨諶善謀則使爲草藁而創立大意然意思恐無斷據也以世叔博聞則使之尋求故事以合乎義理然詞意恐未停勻也以行人子羽善筆削則使之修之飾之而繁簡合宜焉然文采或未可觀也惟東里子產當國者也又從而潤色之而加之以文采焉夫一詞命也鄭能用四子之長而四子亦各效其長此應對鮮有敗事也命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此見聖人評論人易褒貶多當

或問章

提綱　三段隨問隨答絶無關紐當時子產以威嚴掩其德愛故夫子即其心而指之爲惠管仲器小而昧其大功夫子即其功而明其足以服人子西以

集說　馮厚齋曰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間自簡公歷定獻聲公凡三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于人國如此○爲命二字提起四之字指辭命辭命有國重事所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者皆係于此須切鄭國說草謂畧寫大意創謂造立體制討謂尋求典故論謂講論可否修謂去其太繁飾謂添其太簡潤色謂易徑直而使之委婉化鄙俚而使之新雅裨諶謀野則獲素善造謀故任以草創世叔美秀而文熟于典故任以討論子羽知四國之爲而辨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故任以修飾子產博學洽聞以文學稱故任以潤色夫一辭命而成于四賢之手可見鄭之能集衆長而四子之同心體國亦可概見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厚齋　泰序或人問子產之爲人子曰子產之德澤歌頌于國乃惠愛斯民之人也

集說　楊子冠曰不忍其凋敝而恤之固以愛之爲惠不忍其淫侈而制之亦以不愛之爲惠○惠人不作愛民字看蓋惠愛其民之人也○子產之政如黼黻倭荂恭儉作封洫鑄刑書其事多嚴然其心則主乎愛蓋欲用猛以濟寬也

能讓千乘之國而盜一時之名而不知心與功皆無可取故置于不論之列焉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名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序】蔡序或又問子西之爲人夫子但應之曰彼哉彼哉外之之詞也見其不足爲輕重也

【集疏】覺軒蔡氏曰彼哉彼哉彼哉猶云他麼他麼吾不知道也

劉上王曰彼哉彼哉猶云他麼他麼吾不知道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産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概乎其未有聞也

【序】蔡序或又問管仲之爲人子曰斯人也功足以服人者也仲相桓公桓公以其有功而奪其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予管仲伯氏後來窮約飯疏食至于沒齒終年蓋無怨恨之言此自知己罪當黜而心服管仲之功故如此觀此而所爲管仲可知矣

【集疏】朱子曰集註猶言此人也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恐管仲也未盡得○人也意連下一氣讀不可即作有功之人說下文方見其功足以服人處○馮厚齋曰駢邑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也○范紫登曰奪是桓公奪但致其奪者管仲也只重管仲之功足以服人上勿褒伯氏安貧知罪

貧而章

【集疏】此就恒情上別其難易如此○存疑難易兼事勢人情說貧欲無怨事勢難人情亦難富欲無驕事勢易人情亦易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

序講 合參子曰人情處貧約之境多所怨恨乃能處之泰然畧無怨尤之心此非安于義命而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也此實人之所難人情處豐富之境好生驕逸然在稍知義理者便能安分自守其恬以處之而不至驕肆者猶爲人之所易也常情如此所當勉其難而無怨忽其易也

集疏 語類怨不但失于外一毫有所不平于中皆怨也故貧而無諂只不肯甲屈其心未必無怨若無怨則漸進于樂矣○怨字講得細則難字自透○正解無驕不矜于外物者能之無怨非內有定守者不能註中勉其難不可忽其易意甚精不可單重上句○丘月林曰難易專就人情說却從事勢上來不可把事勢人情平看此常人之難易非君子之難易也

孟公綽

集編 此隱諷公綽不稱職以見魯國失官人之道存疑分明說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却不說魯而說滕薛且不說他短而先說他長多少委曲重下句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序講 參大全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爲人也以之爲家老雖趙魏晉卿大家然無諸侯之事官守之責苟能正己養望則居其位而無媿彼固爲之有餘矣若以之爲大夫雖是滕薛小國其政亦煩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非有治煩理劇之材則不足以勝其任彼亦不可爲也然則公綽

益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故用人者貴因材而器使之也

集疏　蔡虛齋曰公綽本大夫而曰不可爲滕薛大夫其不可爲魯大夫亦明矣○冀註看來只以才望二字作骨廉靜寡欲是有雅望却無政才爲趙魏老以望爲重只要他廉足以風貪靜足以鎮躁雖無才亦可爲若滕薛大夫內撫百姓之凋殘外應强大之征繕非才不能任故一優一不可爲○存疑註中國小政繁非爲國小故事繁言國雖小事亦繁也○析疑大家勢重家老望尊便見廉靜寡欲者可以優爲無諸侯之事無官守之責便見雖短于才亦無妨也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便見非短于才者所能勝任雖廉靜寡欲亦未濟也意思亦交互說而有所專重○陸稼書曰此章老大夫字是實字趙魏滕薛俱活看註中大家勢重并國小政繁只是順文解釋非指定趙魏滕薛也亦要活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集疏　上節告以人道之全下節告以人道之重子路中和不足而忠信有餘成人其可進矣重上節益欲子路由今而進之于古也○陳氏曰成人以才德兼優者爲至而節操不苟者亦爲無忝所生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

泰大全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凡人之資稟偏而有疵則不能成若臧武仲之明智公綽之不貪欲卞莊子之强勇冉求之多材藝此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必悉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去其過中失正之偏而歸于至當樂以和之去其乖戾矯激之病而協于和平則才全德備渾然粹然雖未至於踐形盡性之聖人亦相去不遠矣以爲成人亦已可矣

集說　語類文之以禮樂此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個樸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以爲成人則猶未至于踐形盡性之域也○陳新安曰集註論其至云云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意○陸稼書曰智廉勇藝皆學者所不可少的若無這樣才德空空說箇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有從天資上來的也有從學問上來的但未到中和地位則不免有病所以既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之以禮樂即是立于禮成于樂工夫禮樂俱兼本末言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質學問中有滯的則以此消融之氣質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于外亦非敘守于內徹內徹外皆勇藝下聖人一等便是這等人矣○註才全德備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和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來大全白明○註才全德備智廉勇是德藝是才文之以禮樂全在心上做工夫涵養陶鑄將四者造到中節無偏倚處是文以禮將四者造到雍和無乖戾處是文以樂要知禮樂不在四者外文不在禮樂外○蔡虛齋曰註智足以窮理四句不要說到儘好處爲下有文之以禮樂在○成人言其人道完全不欠也若字甚活言若此等之人文之以禮樂亦字正與若字相呼應借四子說箇樣子只欲進之以禮樂耳○仇滄柱曰兩節成人俱有亦可二字前條對聖人說後條對全材說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已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問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集註】蔡達說子曰夫所謂成人者固在子兼有衆善而無一疵之累矣然居今之世而以成人名者豈必衆美之兼備若是乎惟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與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終始而不變有是忠信之實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視世之趨利避害而有言不踐者大有間也亦可以爲成人之次矣因此成人而進之則成人可及矣由也其勉之哉

【集註】體註何必然言今者中和之風已遠詐僞成習須以實心爲本不必兼備衆美○陸稼書曰思義是廉授命是勇而知藝則有未備註以才字代藝字自明○張彥陵曰平生之言是平生期許之言不在熟諾上論○徐自滇曰平生所期許即仁文義命是也利害乃人道大關頭始終乃人道大操履必久要不忘方是守得義命定○翼註兩見字一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日人多慨慷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眞實之故○蒙引忠信之實總承三句說不可如饒氏分貼○范

紫登曰亦字對上之成人看蓋舉世忠信論人期于完養舉世浮靡論人期于立本亦思狂狷之意

子問章

提綱 此章見時中之難上節因人之舉文子而問之欲人知過情之非中下節因過與文子而疑之欲人知中行之不易蔡氏曰此亦見聖人衆好必察之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甚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原講 黎序昔公叔文子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于公明賈曰信乎爾之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子衛人也當必得之聞見而知之稔矣夫子此問蓋疑其過于中而不近人情也

集說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信乎二字是從人以此稱文子生來夫子此問深有核實之思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于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原講 黎大全公明賈對曰人以夫子不言不笑不取相告者乃言過其實也吾夫子不然也蓋多言者人必厭其言吾夫子乎日時當言然後言人皆不厭其言雖言而實若不言也苟笑者人必厭其笑吾夫子樂當笑然後笑人皆不厭其笑雖笑而實若不笑也貪取者人必厭其取吾夫子義當取然後

取人皆不厭其取雖取而實若不取也故人以此稱之耳然人之稱文子者矯乎人情者也則固過矣賢之稱文子者協乎時中者也則尤過矣故夫子疑其詞曰據爾所言爾夫子其果能然自我思之爾夫子之言笑取豈其果能然乎吾未敢必也不直斥其不然而亦不輕信其然可以見夫子忠厚之意是非之公矣

集說　語類當時人稱文子已過當及夫子問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正解不言不笑不取只是一偏之行凡氣質好者亦能之時言樂笑義取則是時中之行非學問充足義猶仁熟者不能故夫子疑之然此等俱是其然上面語意須不涉正言其非方得夫子渾融口氣意本朱子三不厭總是悅其當可意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其字是猜度之詞然如此也言果是如是乎以我觀之豈能便如此乎總是疑詞勿斷若單出其然句則云據子之言文子為人是如此庶不犯下句

此夫子誅武仲無君之心首一句是案下二句是斷以防二字是書法要君全在以字上詰後可也以防而請全是要君亦不得不從之勢斷以要君實誅意之法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合黎子曰武仲得罪奔邾則立後與否魯君主之非仲所得專也如謂先人不可失祀則歸予魯以身請之可也不然待罪于邾以詞請之可也乃

先以防自據使人請之魯君求立其後嗣以示若不從其請則將據邑以叛此挾君以不得不從之意雖曰彼未嘗以防爲言不是要君吾不信也按迹誅心武仲亦何所逃罪耶

集註　體註武仲獲罪奔邾罪不及不祀人每以求後憐他以爲不忍斬先人祀爲孝不忍絕後人統爲慈要君一念無人發出故夫子特拈出俾武仲無所容其隱奸且足以爲天下後世之要君者戒○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惟不以防爲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知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爲春秋誅意之法也○徹處雖曰是假設之辭此處雖曰是坐實之論將曰不要君作一連而以雖字撥轉一轉吾不信也愈嚴冷矣○

附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卽公鉏庶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統統立之季氏以公鉏卽公爲馬正孟莊子疾豎牛賂孟氏又卽謂公鉏苟立莊子之嗣莊子之請仇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羯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爲備也孟氏將辟藉除弊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道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爲出在鑄國名二人母家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統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二不弔統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統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與宣叔也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統致防而奔齊

晉文言

集註　此夫子發桓文之隱也正譎人所不知處卽是隱人知二公霸諸侯之事而不知其處事之有正譎故發之正譎以事言不以心言心則皆不正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術同歸于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衞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曹衞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曹衞謀取勝者居多如楚圍宋也則伐曹衞以携二國之交至于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子翟泉之盟則以下而陵上其始譎而不正也又嘗見夫齊桓公所行之事大抵舉動光明而不由詭道者居多如楚來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僖公二十七年初晉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至是叛楚即晉楚子玉子西帥師圍宋宋公孫

之成雖功罪同而優劣必有分矣

雙峯饒氏曰此類桓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爲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陳氏曰註引二事以著其實下卽二事以推其餘○蒙引註子桓則曰猶爲彼善于此可見桓公未得爲盡善于文則曰其譎甚矣又可見桓亦非不譎者純乎正者其爲王道乎此夫子所以有賤伯崇王之意也○蔡虛齋曰孔子所謂正而不譎者對晉文言也朱子所謂心皆不正者對王者言也○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僖公二十七年初晉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至是叛楚即晉楚子玉子西帥師圍宋宋公孫

周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悅于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侯曰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悅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三日

桓公章

集編 子路責管仲之不死是在心術上論他的仁夫子稱管仲之功是在功業上見得仁○朱子曰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不計德之何如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魯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集說 程子曰桓兄糾弟襄公死桓當立春秋書桓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言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家嗣也○蔡氏曰惟桓兄而糾弟則忽之于糾雖有可死之道而仲之于桓亦無不可事之理

曰子糾齊襄公之子而桓公之兄也桓公入而殺之管仲相桓公而反殺召忽蓋忘君讐而利其祿爵者也

輯釋 程子曰管仲之事桓公其迹固可議然其心則以救生民之塗炭爲心故雖被囚辱而不恥雖桎梏而不悔蓋其志將以行道濟時非以桓公爲可事而甘爲之臣也

纂疏 新安陳氏曰子糾桓公兄弟也子糾之齊襄公子桓公之齊桓公子子糾之魯魯人納子糾桓公入齊殺子糾子糾之齊襄公子桓公之兄也桓公入而殺之管仲相桓公而反殺召忽蓋忘君讐而利其祿爵者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集編 子路管仲之不死是在心術上論他的仁夫子稱管仲之功是在功業上見得仁○朱子曰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不計德之何如也

纂疏 新安陳氏曰子糾桓公兄弟也子糾之齊襄公子桓公之齊桓公子子糾之魯魯人納子糾桓公入齊殺子糾子糾之齊襄公子桓公之兄也桓公入而殺之管仲相桓公而反殺召忽蓋忘君讐而利其祿爵者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集說 程子曰桓兄糾弟襄公死桓當立春秋書桓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言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家嗣也○蔡氏曰惟桓兄而糾弟則忽之于糾雖有可死之道而仲之于桓亦無不可事之理

言桓公九會諸侯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絶諸夏又安皆管仲之力也足得為仁餘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羔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

此章論音大夫之行也

公子糾所○管子齊侯請管召縛束縛管召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殺吾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如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名忽之失在于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可以不死而不死亦不在於不死仲之功多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而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尔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一月之後或違之○

仁者之功效矣列國大夫孰有如管仲之仁者乎孰有如管仲之仁者乎殆

○輔氏曰忍心謂心所當爲而忍之使不爲害理謂理之所當然而拂之使不然○附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太子也）襄公絀之二人因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言欲戮）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言欲戮）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音脫）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言管仲治理之才多于高傒）請立以爲政（敬仲也）使相可也公從之○附錄呂氏春秋鮑叔牙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召忽曰小白必不立矣不若共佐公子糾也管仲曰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召居公子糾所○管子齊侯請管召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殺吾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如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或問

黎大全子曰子以仲不死爲未仁孰知其不死相桓有仁之功乎當周室衰而夷狄橫也桓公九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一以信義服人而不以兵車之威皆管仲內謀外斷之力也夫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列國大夫孰有如管仲之仁者乎孰有如管仲之仁者乎殆

未可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

【集說】語類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傳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召忽之失在輔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于不死仲之可死不死止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固非予仲之生而殺忽之死也○蒙引蔡氏以忽衆比仲下意匹夫節亦指忽言非是蓋如其仁只泛論仲之功下匹夫節亦只言仲可以無死聖人爲萬世立綱常如何肯非忽之死是仲之不死故言中只稱仲之功竝非爲仲解釋○蔡虛齋曰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夫子之取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于忘君事仇一節則又有功故夫子仁之耳若當死而有功豈得遽以仁許之須要善看耳○其仁其字指管仲此仁字以愛之施言不以兵車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不以兵車只是以大信大義去服人省却多少戰爭

【子貢】

【注】子貢責仲重在又相之上夫子即就相桓明其功業之大以見其仁未節反言正明相桓之爲大功死糾之爲小節以見其無害于仁也○上節非正對又相之問其正答不能死又相意全在下節歸結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集】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糾猶可相之即已甚矣

【注】合參子貢曰管仲其卒非仁者與公子糾仲所事之君也桓公殺公子糾則桓公乃仲之仇也仲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相之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仁者固如是乎

【集說】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于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疏　按史奇文任而審文○酌與伯司長也主也尊司室讓長狀皆所以正天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馮氏曰刑定公称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与子并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文子称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

亦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有大功勞如此

集註　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云

○慴註相字正項上相字來重一匡天下句匡指名分体統說兼尊周室攘夷狄而言周不尊則中國入于夷狄夷不攘則夷狄亂乎中國故同歸于被髮左衽○析疑仲之功只在一匡天下句匡指名分体統說兼尊周室攘賜句是足一匡意只是說大不是說久○前章不以兵車表他能以信義保全生民之功此章一匡天下表他能以名分正夷夏之防民到于今又推其極而言之不是以當時後世對說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雲峯胡氏曰合黍夫子解之曰子以管仲相桓爲非仁豈知其相桓有大功乎周自東遷王室微而夷狄橫天下不正甚矣管仲之相桓公也經營四十年之國政遂以其君主盟中夏而伯長諸侯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分攘夷狄以嚴中外之防其一匡天下之亂如此故不惟當時賴之民至于今猶受其匡正之賜而相安于禮樂衣冠之盛當時若微管仲則中國皆淪于夷狄吾如今其亦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有大功勞如此

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云

○慥註相字正項上相字來重一匡天下句匡指名分体統說兼尊周室攘夷狄而言周不尊則中國入于夷狄夷狄不攘則夷狄亂乎中國故同歸于被髮左衽○栝疑仲之功只在一匡賜句是足一匡意只是說大不是說九○前章不以兵車表他能以信義保全生民之功此章一匡天下表他能以名分正夷夏之防民到于今又推其極而言之不是以當時後世對說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

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集講 蔡存疑然則管仲之不死也意蓋有在矣不死而相桓則功在天下名傳後世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執一已之小信小有忿激遂忘遠圖自經于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竟莫之或知也仲之不死乃所圖者大而不爲此匹夫匹婦之見也賜亦錄其相桓之功而可哉

集疏 此節只是足上節意言仲相桓有大功如此其不死者意實在于此也豈若二字貫至末一氣說下匹夫匹婦勿指召忽蓋召忽之死不可非也小信與大功相形說自經便是諒處莫之知只見得死而無益不重聲名上○楊氏曰夫子兩章稱仲義各有別上章見仲一人不死而活人甚多此章見仲一身不正而所正甚大

此章亦論管仲之行

公叔文

提綱 此夫子表忘分薦賢者以風天下也上句案下句斷只極取其事非解謚法○馮厚齋曰謚文子初不爲薦其可以爲文有以見文子之不媿其謚耳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虞講 蔡序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爲大夫名僎者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以文子因其賢而薦之也是但知以人事君之義而不知家臣偏已之嫌文子之賢有如此者

集疏 蔡氏曰不曰文子之臣僎而曰大夫僎則已爲大夫可知不曰文子薦之而曰與文子同升諸公則文子忘分薦賢可知此記者書法同則不猜升則不抑公則不私

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集說 程子謂桓公之不死也意蓋有在矣不死而相桓則功任天下名

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名忽之於天召予紳君臣之義未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而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而不言忽之不當死

集說 此節只是足上節意言仲相桓有大功如此其不死者意實在于此豈若二字貫至末一氣說下匹夫匹婦勿指召忽蓋召忽之死不可非也小信與大功相形說自經便是諒處莫之知只見得死而無益不重聲名上○楊氏曰夫子兩章稱仲義各有別上章見仲一人不死而活人甚多此章見仲一身不正而所正甚大

此章亦論管仲之行

公叔章

提綱 此夫子表忘分薦賢者以風天下也上句案下句斷只極取其事非解諡法○馮厚齋曰諡文子初不爲薦其臣僎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夫子稱其可以爲文有以見文子之不媿其諡耳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序講 黎序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爲大夫名僎者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以文子因其賢而薦之也是但知以人事君之義而不知家臣偏已之嫌文子之賢有如此者

集說 蔡氏曰不曰文子之臣僎而曰大夫僎則已爲大夫可知不曰文子薦之而曰與文子同升諸公則文子忘分薦賢可知此記者書法同則不猜升則不抑公則不私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序講】蔡序夫子於文子既沒之後聞其有薦僕之事而稱之曰文美謚也文子能忘分薦賢其所為如此亦可以為文矣謂之文子不亦宜乎

【集說】文子得謚為文衛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為拈出言只此一事便當得文之名矣此極其許可之詞不比孔文子之文姑取一事而言○他章趨重在斷此章察中已包舉全意故可以為三字只從上節生來無庸另說○蒙引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自見○存疑薦賢寔國家之大事人臣之盛節故文仲不薦柳下惠聖人議其竊位公叔文子之薦家臣僎聖人稱其可以為文○附錄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卓乎夫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

子言章

【集編】此只重靈公用人各當其才上言用人所係之重非謂得人而可以無道也上節夫如是指無道下節夫如是指用人

【序講】蔡序夫子嘗言及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問曰夫其無道果有如是矣而不喪其位

【集說】蒙引大槩謂其彝倫不敘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一般皆大約之詞也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此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喪

失位也與亡國不同如見殺見逐之類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因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原讀　蔡大全子曰靈公用人一節猶可觀仲叔圉長于言語者也則用之治賓客以主交際往來之事祝鮀佩玉禮文者也則用之治宗廟以主綸祀烝嘗之典王孫賈長于武事者也則用之治軍旅以主簡練訓教之事治賓客得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于鄰國而不至啓釁治宗廟得人則邊豆靜嘉牲牷肥腯而神人胥悅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夫皆得其人如是又奚其喪夫無道而能用人猶可以保國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者乎

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若此不以其所短而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能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總要見用人是國家最緊要事○桁疑三子原無可取在治之各其宜耳使易事則不治矣易治焉則必喪矣須認三子本分則治之得當意愈醒○按此節只答靈公無道不喪之故至用人當以此爲法外註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句是餘意不必牽入正講

其言章

集註　此將不作二字激發人必爲之志不是要人緘口結舌只要人竭力去做事以免此內愧與謹言敏行等意無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集註　合蔡子曰凡人有必爲之志則必自度其能否而後言吾所言者皆吾

所能行而爲之也易矣如其敢爲大言自許太過初無愧怍之心若人者即其發言之時已無必爲之志而踐其言豈不難哉

集疏 大言不慙只要口頭誇張原不思量去做○陸稼書曰大凡志于爲者必顧自己造詣力量時勢事機夫不敢妄發言如言之不怍以爲己能不是輕言苟且即是大言欺世之人爲難即在不怍時見得非爲之後方見其難也

陳成章

提綱 此見君臣之大義夫子必欲伸于天下也首句提起作案見弑君之賊義在必討中三節是不見行于君而述言以傷之末一節是不見行于臣而重言以警之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附錄 齊大夫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陳敬仲奔齊以陳氏爲田氏田乞事齊景公施德于民盡得齊衆心田豹事闕止有寵止言于豹曰吾欲盡滅田氏以豹代田宗豹謂田氏曰闕止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必及矣田常于是殺闕止簡公出奔田常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弑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集註 孔子時已告老乃齋戒沐浴而朝以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此人倫之大變雖齊國之亂賊寔天下之首惡也況我魯義在鄰國請興兵以討之

蓋欲以討賊之權與魯而伸大義于天下也

【纂疏】翼註沐浴而朝不敢輕其事也曰陳恒舉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朱子曰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

公曰告夫三子

二告夫音扶○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集說】時政逮大夫征討之權哀公不得自專欲夫子借以警動三子此正哀公不振處不是欲夫子告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

【輔廣】蔡集解孔子出而自言曰君臣大倫討賊大義所係至重以吾嘗從大夫之後當與謀國政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也我禮當告君君不當告三子乃不自命三子而使我往曰告夫三子者其謂之何

【集說】李侗雲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是就魯國當討齊賊說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就聖人當告魯以討齊賊說兩層意思都在不敢不告中○三子當聽命于君者也而君曰告夫三子者則君反聽命于三子矣聖人一句中含無限悲涼然却宜渾含不宜徑露君曰告夫三子者照註乃字便有味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

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尹氏 叅大全夫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孔子以君命之重也由是一往以告焉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因復正言之曰君臣大倫討賊大義所係至重以吾從大夫之後當與謀國政故不敢不告于三子耳告而不可吾何能以强之哉噫其所以警夫三子者深矣

集說 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絶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兩以吾從大夫之後一是背後說一是當面說一以吾爲大夫且不敢不告而況君乎一以吾爲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于三子耳告而不可吾何能以强之哉

事君章

集編 此見事君者當忠以行直也以勿欺作主轉到而犯之申說勿欺就平日言包得廣犯則專指一事而言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集說 叅序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以誠而且直爲道乎日本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心凡進言效力必內以盡其心外以盡其分不可有一毫欺罔之

心也而君或未向道志仁必犯顏敢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於此矣

集註 黃氏曰勿欺與犯夫子路本意乃一戒一勸兩平之辭若反覆觀之勿欺而不能犯未免有回護之失能犯而不能勿欺未免有矯飾之病有勿欺而犯之本立有犯而勿欺之實見按平看之中須有側重大約勿欺是平日事犯是一時事犯要跟勿欺來勿欺非專爲犯地不是勿欺定要犯不是勿欺可不犯而字須于兩截中安放得活總是平日要勿欺而有事須是犯翼註謂勿欺與犯無甚輕重但不可兩對正此意○饒雙峰曰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惟是平日于愼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蒙引勿欺泛說凡獻納宣猷皆盡心無僞至君有過則直言正色有犯無隱○存疑勿欺兼所言所行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始可云無欺犯專主諫諍說

子達

集註 此明君子小人志趨之異上達直到天理盡頭下達直到人欲盡頭背有漸積至極日新不已之意○全是要學者謹幾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汚下

集註 合參子曰君子小人始不過一念少殊終至趨向之迥絕何以言之君子循乎天理故其心志清明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純熟將日進于高明矣豈非上達乎小人徇乎人欲故其志氣昏昧物欲牽引所知者日以喪失所行者日以恣肆將日流于汚下矣豈非下達乎

蒙引 朱子曰達字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胡氏曰循天理徇人欲上達

下達之原也進高明宪汚下上達下達之宪也○李峴峒曰君子小人論地位天地懸絶論來路幾希危微理欲之界只在一念上起分別路頭只在戒懼慎獨○蒙引註中高明汚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宪貼本文達字○註宪字是宪竟之義言宪竟至于極也

古之章

提綱 此見古今之學有務名務實之分學者當審其幾于用心之初也○朱氏曰此即人為學之心而嘆世俗衰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氏曰為己欲得之于己也為人欲見知于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人其終至于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則庶乎其不昧于所從矣

合參子曰同此一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者明道進德其心惟恐一理之未明一行之未備必欲得之于己而後已焉今之學此者明道進德其心惟恐一善之不見稱一得之不見揚必欲見知于人而後已焉其內外名實之別如此

集說 註中兩欲字是學的主意學不外致知力行今之學非不與古同只是學時立心有務宪務名之不同耳○孔子之時學者所學之事尚皆正學也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輔慶源曰為人為己之學其差只在毫厘之間惟欲得之于己則不必見知于人才欲見知于人則不必得之于己欲得于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于人者輕浮淺露○張彥陵曰此章當看兩者字言同出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兩為字即註兩欲字是學者主意俱在心上分別為已而學則日做進身心上為人而學則日修飾名譽上○徐敬弦曰為已則天地萬物

皆屬之已爲人則形體耳目皆屬之人唯爲已故能克唯爲人故益失人

蘧伯玉

提綱　此章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使者能道其心故夫子亦心契而嘆美之○仇滄柱曰通章既要見契濶相思意又要見注望殷懃意既要得歸重寡過意又要得歸結贊使意有一處看不到便非記叙神情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集註　衛蘧伯玉一曰使人來問候孔子

集說　顧麟士云鄱陽朱氏曰此章稱美下僚能知君子之心則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子華爲夫子使齊可見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

須知伯玉之過毫忽之間不加檢點便是註省身即中庸之戒慎乎已即顧之乎其復俟要說的細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集說　泰大全孔子命之坐而問焉如對伯玉也曰爾夫子近日果何所修爲使者對曰吾夫子之所爲者亦無他惟于日用之間常常欲寡其過而勉强自勵未能如其所欲也即使者之言觀之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已能則不自足此簡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使者出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曰其眞可謂使乎其眞可謂使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

之賢不能知伯玉之心也

集註　伯玉使人以心印孔子夫子問使以心契伯玉也何爲問近口何所修爲以聖賢進修一日有一日工夫也欲寡句作一氣讀全要省從旁摹擬口氣過字兼身過心過言欲寡則不自是未能則不自足心欲寡過而常恐不及隱然見其心之勤且虛故註推其心曰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王觀濤曰留心克治的始覺得過易滋而難化但只要寡少還是難的註但字猶字宜深味未能根欲字來是他心上自覺得未能非眞力不從心也○胡雲峯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已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而常加克治也○輔慶源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于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于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于聖賢爲已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問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朱子曰只是消融了無固滯

君子思不出其位

提綱　此示人善思之則位即所在也思不出即止其所也位以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有當然不易之理言當以艮字理會艮者止而不動之意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音義　合叅曾子述艮卦之象詞以示人曰心之所慕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位以內當思位以外不當思思之即爲出位矣是故君子觀艮止之象而風夜圖維只在位之中不在位之外位之所不居思之所不在也惟隨身所當盡之道以返求之心而已何嘗有慕外之思哉

集說　張南軒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

皆位也饒雙峯曰不出其位如爲子則思孝爲臣則思忠之類皆是○胡雲峰曰要體艮止之義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附錄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爲兼山重艮之象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乎折衷上下皆山有止而不過之意君子觀其象而知天下事理皆如此故其思如此思不出位正欲盡其思于位之中耳出位而思則于位中必有不及思處非獨病其有餘也合近思愼思方盡不出位之義○陸稼書曰王前席文云思欲精不欲粗欲純不欲雜有專一之思有順應之思說盡不出之蘊

恥其言

提綱 此見君子矯輕警惰之心也較敏愼更深恥字過字全在心上說觀註中不敢字欲字可見○馮氏曰此以已能者言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集註 子曰言易放行難盡君子則恥其言若有所愧怍而不使有餘而過其行必欲其勉勉而不使不足此其所以爲君子也

或問 朱子曰過謂力行也○胡氏謂恥其言之過于行作一句讀不如註釋兩事得旨○恥其言有羞赧退怯意過其行有勇猛精進意○存疑恥其行不得故不敢出諸口即能行的猶留三兩分不敢說盡過其行對恥其言說雙峯謂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行必過其言方爲有餘但過只是較言爲過不是過于道理

君子道

提綱 此聖賢相証所得之言夫子親于體道故實見其無能下節惟子貢深於知聖故確信其自道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集謙】蔡蒙引子曰君子所以備德於已而爲道者三反之於我未有能焉三者維何仁知勇是也仁者理足以勝私處順逆而心不憂我未免于憂也則於君子仁之道無能也知者明足以燭理遇事物而心不惑我未免于惑也則于君子知之道無能也勇者氣足以配道義任重大而心不懼我未免于懼也則於君子勇之道無能也敢不勉哉

【集說】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道字虛下三句正是道仁知勇即其會於君子之身而名之者也仁知勇原是心之本體只有爲私便傷了本體君子之心絕無私意其純然處是仁洞然處是知其浩然處是勇完全是心之本體便不憂不惑不懼○呂驥村曰仁者不憂三句君子章是就考驗言重在下半截下半截照在不字上論知者章是就成德言重在上半截照在者字挨摹者字則當云仁者自能不憂擿不字則當云仁者餘倣此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集謙】蔡蒙引子貢曰此特夫子聖不自聖自言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于此三者蓋緯乎其有餘矣又何君子之道有不能焉者哉

【集說】蔡虛齋曰夫子之言聖不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智足以知聖人之智也○鄭素臣曰自道斷主謙詞近有作躬自體驗而知憂或懼之難免者太巧不必然○陳介眉曰自道謙詞與正唯弟子不能學一倒贊聖以足上意此理較乎實○蒙引自道自說也不可以言字當謙字蓋凡人自說則常引退故自謙意即在其中註猶云二字有分曉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集註　此見學當先自治意馮氏夫子要將自治換他方人却說得甚婉方人亦不是不好底子貢之病只在專務乎此賢是褒之乎哉是疑我則不暇是自貶自貶正所以深抑之也

或問　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輔廣　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較其短長恐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姑以警之曰方人之事惟自治既優者能為之賜務為此賜也其賢乎哉工夫力量當有餘也若夫我則躬行未得方急於自治而于人之短長固未暇及之賜其知之否

集說　陳新安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于自己體察方可見○馮厚齋曰子貢自視與夫子虽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賢是自治有餘不暇謂自治不足味乎哉夫則四字須看得虛活賢乎哉正要他自省雖是褒之須玩註疑字深字立言方不失語氣

不患章

集註　此是為己之學二句一直說下全重下句患其不能全是求其所以能處世之學者當以人不己知為患而不以己之不能為患故言此醒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輔廣　子曰大凡世之知學於己無涉故不患人不知己之有能惟其學焉而不能明理行焉不能踐實此其足患也君子求在我而已

子曰之子習之歟己者謂
詐人固有詐未至
而先迎之者今則
不逆料人之欺我
人之疑己者謂不
信人固有不信而
先意之者今則

不億度人之疑
我而于人之欺我
疑我者

不逆章

集註 胡雲峯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胡氏曰失于外務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已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鄒東郭曰學而求能乃為已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知人地則猶然人不知之心矣按此并掃却求為可知念頭

大全 此為人以察察為明者發重一覺字逆億有心先覺無心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三句作一氣讀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大全 朱子曰自人心漸趨于偽其詐而欺我不信而疑我者亦勢所必有也但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億逆之私而非自然之覺其不逆億者又墮小人之計而終無所覺皆不足貴也有人于此初不逆料人之我欺不億人之我疑而於人之疑與不疑欺與不欺抑亦到面前自然先覺者此是賢乎

集註 翼註先字不甚重覺字重人之良知本來靈覺如覺痛覺癢一般感而自應觸而自知初不由念慮思索原不必逆億也○呂晚邨曰若于不信下頓住另作波折以取抑亦字便似一反一正看作兩撅矣須一氣接下抑亦字似轉不轉方有語意○黃勉齋曰詐不信難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不逆億而先覺者理明故也○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智者不能也○陳新安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奸亦

不臨事而懼于小人之好其斯爲誠而明之君子乎○林次崖曰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得的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欺不得的賢字兼此二者○麟士曰按說叢不逆詐至先覺者作一句讀極妙蓋如此則者字實落看微箇人故緊贊曰是賢乎眞不易也○是賢乎猶云如此乃可貴耳不作人品說○先覺內註中兼情僞言之猶云詐與不詐信與不信一見便自覺得也原不專泥定覺其詐不信一邊說須善會之

微生章

集註　此見聖人憂世之心微生畝徒泥于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切道易天下之心以固爲疾全是自明心事非疾微生之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大全　微生畝方以退隱爲高見孔子歷聘擬其以口給取悅謂之曰時不可爲斯可已矣丘於列國何爲是栖栖然依戀不舍歟毋乃爲佞以求用于世乎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

集註　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也○翼註佞固口給亦要切于時意如上說人主下談公卿依阿求合方于出處相關○王宇泰曰畝亦非直指夫子爲佞只設言以探其栖栖之意觀無乃二字可見無乃與何爲緊相叶應

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集註　黎陳氏子答之曰丘之爲是栖栖者非敢爲柔佞希世之事也亦疾夫固執太過不通于世用也若以天下無道而棄之則是固矣子其知我乎

世道有升降全在吾人力挽之若一予高尚其誰與易夫子毋固故周流于列國微生却譏以爲佞非其旨矣故夫子自明之固字有望望然去之意與栖栖相反疾夫固而不爲故不得不栖栖耳語意正相對○饒雙峯曰此二句非徒解一佞字實發明以道易世不得已之深心○蒙引疾固是疾執一不通之事非疾執一不通之人然祉之固疾可執亦見言外

驥不稱

此章爲驥發非爲稱驥者發觀尹註可知此正借驥以示學者當詘才尚德若徒爲稱驥者言未得本旨○此明才德重輕而勉人之意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蓋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大全子曰均是馬也而馬之良者爲驥驥美稱也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不以其力之任重致遠以其德之調良馴習也彼夫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不以才而以德亦猶是耳

此卽詩之比體君子才德意在言外○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張彥陵曰驥所謂德亦在力處見之善用其力便是德若舍德而言力此與凡馬之馴良者何異故德力相兼方謂驥然驥之所以見稱於世却在德不在力則君子之所重可知

或曰章

此章見報施貴得其宜也世人有心於薄或人矯爲厚而反失其平聖人酌其平而不失其原只重以直報怨上而以末句足之朱子云通章只論報怨之道報德帶說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或以人情仇怨相尋乃爲之問曰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心日薄若於人之有怨於我者竟若忘焉而以德報之何如

何如雖問其當否還在自以爲厚一邊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合叅子曰報施貴得其平以德報怨似乎厚矣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亦以德報則等于怨欲別於怨又窮于報是薄于德而厚于怨也

何以報德朱子云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我千金者更無輕重是斷然行不得也○或人意亦美若直說不是抑他不倒故只將何以報德反詰之但此不重爲報德地正爲報怨者辨正意却在下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能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合叅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必也人之有怨于我者以直報之不以懷私怨而昧與善之公心亦不避私嫌而廢除惡之公典當報不當報一視夫理之所宜是則難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至于德有大小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矣若必以德報怨是亦私意所爲非天理之正也

或問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以直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雖曰報怨不害其爲公平忠厚聖

人終不欲忘怨而沒報復之名也○體註以直報怨明是報怨不是忘怨夫子必以直言者只爲怨有公私報者有過當之舉或問公私曲直之說甚當○以德報德亦非以私恩害公義也凡可爲他着力而不害義處必爲盡心竭力而扶持調護之也○筆記曰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以德報德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換他所問二字便明

莫我章

提綱 此夫子發爲已之學以示子貢莫我知是心相默契之謂與莫已知知字大別首尾摠是莫知末句與首句相應天知正是莫知處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肖講 叅大全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乃夫子忽發嘆曰

世之人其莫我知也夫

集註 此句要體會註意莫認作聖人因人不已知而有不平之嘆也子貢智足知聖然平日多在高奇處求聖人而平淡中之精微則不知也故夫子自嘆以發其問○莫我知即含下學意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處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肖講 叅朱子子貢怪而問之曰夫子道德高厚如此宜有以致人之知矣人

何故其莫知子也子曰夫人立異以爲高者始足致人之知也我之所爲異于是矣彼窮通出于天也我也遭時之窮不得於天亦惟反已有歉矣何敢以怨天乎用舍係乎人也我也值時之舍不合于人亦惟反已有闕矣何敢以尤人乎但知黽勉于庸常之間致力于人事之近理有未知也必求知其所當知事有未能也必求行其所當行只在平實卑邇處做工夫而理得于深造之熟道融于眞積之久自然知焉日精而至于知之至行焉日進而至于行之盡以上達乎高明焉要皆無大甚異于人而致其知也然則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我之所爲不違乎理則不違乎天而冥冥之中其有以鑒我耳人非天也而孰爲知我者哉此其所爲莫我知也

集註　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異于人而不騖于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只是一件下學是卽事卽物採討尋驗卽下學處有融會貫通之妙是爲上達○呂晚村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竟說此理四平八穩○知我其天語氣難體合註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妙是朱子深味其語意如此非夫子自譽打不過必不能于闇修着力下學是卽事卽物採討尋驗卽下學處有融會貫通之妙是爲上達○呂晚村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竟說此理四平八穩○知我其天語氣難體合註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妙是朱子深味其語意如此非夫子自譽也太淺近不似聖人身分太高深又似自作論贊○陸稼書曰註以循序漸進解下學上達蒙引主積久說存疑主逐節說看來當兼用○知我其天這天字是蒼蒼之天而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下學上達則其理與之默契若竟作理說理如何能知聖人

公伯寮

【編】此總見人當安命○大全吳氏曰景伯欲肆寮者義之激夫子歸之于命者分之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音】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也言欲誅寮

【講】合參子路爲季氏宰有公伯寮者乃譖愬子路之行于季孫益欲沮其道之行也子服景伯心懷不平以其事告于孔子曰吾夫子季孫固將因公伯寮之言而有惑志矣譖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權力猶能誅之以陳其尸于市朝而亟其誅賢之罪焉庶幾譖言不行而君子獲用也

【集說】大全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方傳

吾殺三卿尸諸朝殺童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力以勢位言謂操生殺之權愬者行譖固是逆命肆者誅譖亦未達命故下夫子以命折之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音】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講】子曰士君子抱道用世固其心也然世能信用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世不信用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皆非人之所能爲者夫由今日固有命存焉命果通也雖愬不能使之廢命果窮也雖不愬亦不能使之興公伯寮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聽之耳

【集說】道之四句虛說泛說未句方是說其如命何見不足與之較也命以氣數言爲衆人設也○或問寮愬子路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者此際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于是在耳

賢者辟

集註　此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賢者二字貫通章三其次指辟之次第非賢之次第辟與隱不同隱純是不用的心辟則純是用的心有許多深慮處○黃勉齋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出處之宜可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或問　子曰賢人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所處之宜亦異有見舉世無邦則避而隱身不出者

集註　如辟紂而居東海北海之濱者○承業辟世非高隱所謂居以俟天下之清也看得亂極必治故重養有待一出而行其志非忘天下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或問　其次或以其國之君交接之禮貌既衰知其意不在我也則去之而辟色者

集註　如魯定公季桓子以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或問　其次或因人君議論不合知吾之說終不行也則去之而辟言者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此皆以道自重不輕于狥世者也世有此人

世道之衰可知矣

集註 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辟言之言屬人君說○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言辟色而終不忍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胡雲峯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翼註既曰辟世則所遇已窮如何又有其次註以伯夷太公為喻便與巢許不同欲待天下之清而時無可待不得不降高隱之心而遷就牛辟地辟色辟言

作者章

集註 此夫子慨世道之衰不事賢者見幾而作上曰矣者嘆詞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original 子曰君子一身與斯世相關者也故君子之出處可卜世道之盛衰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不為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

集註 作是見幾而作有高蹈遠引而不復出之意與上辟字不同蓋辟則猶將待時而出也然不重見幾而作只舉此以見世道之衰耳

子路章

集註 此是譏孔子不可為而強為之也然于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破自是春秋知已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曰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

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集註】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于石門之地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地而來曰我從孔氏而來曰君子相時而動彼孔氏者其正知時事之不可爲而猶栖栖皇以爲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蓋使聖人見用于時自能撥亂反正而天下無不可爲矣晨門何漫相識也

【集說】黃勉齋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于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此時問答無心末句專諷孔子要得急語口氣知字重看有不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亦有自知其不可而不爲者○宿石門亦偶耳不必謂與孔子相失在後冥自還是問其從何地而來言地則人在其中如此方與自字意合孔氏孔氏之家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集編】此章見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以有心作主註中數忘字正與有心反荷蕢知聖人有心而識其有心夫子因自表其不能無心

【集註】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集說】朱淺說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一旦在衛偶然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矣乃有隱士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曰有心哉擊磬乎

【集說】金氏曰磬編磬也以玉爲之○擊磬亦偶然事但心存憂世即磬亦寓悽愴故驟聽之不覺聲動有心哉只是猜着夫子心事不是贊美夫子○荷蕢聞磬忽然嘆曰有心哉即夫子不忘天下之心也旋轉乙念又曰鄙哉則

眞荷蕢長往不返之心也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謂石
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
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二則字見不可泥滯

蒙按說既而譏曰斯人也鄙哉硜硜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去時宜
也君子相時而動夫世莫己知而不之用也斯已而已潔身以去可矣吾聞
涉水者深則厲淺則揭夫涉水者必視水之淺深以爲厲揭則君子處世當
視時之治亂以爲進退今人莫己知而不已何其昧于淺深之宜乎

蒙引 鄙是鄙其識之不達硜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己知以下正說其鄙而
硜硜處○王觀濤曰引詩只借作自家語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
何不自度量勿以淺深分配治亂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
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
則亦無所難矣

蒙引 合參夫子聞其言而嘆曰斯人也何其果于忘世哉若但果于忘世而
決去不反此稍知自潔者便能之末之難矣唯是世有忘我之時而我時存
憂世之念必欲舉天下之無道而易之此其所以爲難也彼以可已不已議
我者亦未知我之心矣

蒙引 果哉是嘆荷蕢末之難句又是自表心事○末之難矣言但要如此果
於忘世此亦何難只是天下不可忘吾自爲其難耳

子張曰

蒙引 子張疑人君不容不言恐以子道妨君道夫子引古制以明得三年不

言之故言子道盡而君道亦盡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集註 子張問曰尚書云商君小乙薨高宗居喪諒陰三年不發言語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號令莫出臣下何所稟命不識書之旨何謂也

集說 覺軒蔡曰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于梁闇也○顧麟士曰白雲許氏云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着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荻寢苫枕塊皆處其中諸侯亦爲倚廬而加以閤障天子既立杜前有梁形稍卑屋楣故曰梁闇○何謂也是問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下文因以百官聽宰告之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命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集註 子曰居喪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爲然古之人君居喪皆然考之古禮君薨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令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處分于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凡嗣君所當言者冢宰皆代之言矣故嗣君得以三年不言也然則高宗亦猶行古之道耳予何疑乎

集說 古之人不拘高宗之前凡在夫子之前皆是君兼天子諸侯言百官兼王國侯國言總己者各治其官也如錢穀兵刑之類各俟來前政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非冢宰兼百官之事也○陳新安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提綱 此重禮教之意精神全在一好字禮何以作民之急去民之驕但不可以故事視之虛文行之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集註 案大全子曰爲國以禮爲上者果能誠心好之修之于身而視聽言動必以禮達之于政而訓方正俗必以禮則民之觀感于下者亦皆知尊卑貴賤之等而安於事使之分不待刑驅勢迫自無不聽上之命而易使也

輔慶源曰達謂達于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于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馮厚齋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于奉命不以勢力强之也。陸稼書曰上好禮自一身動靜以至事爲設施之禮也此即蒙引說所謂該本末言也按上好禮必是自身去行禮既足爲觀感之地又立條教去率人則政教風行達于其下民自循分而易使必合饒氏輔氏兩段意其義始盡。條辨好禮則禮達禮達則分定分定則情安禮達分定在好禮之下易使之上

子路言

提綱 通章只重修已以敬一句修已以敬而安人安百姓俱在其內下不過因子路問不置故以功效之自然及物意此章非推君子之化大乃論君子之功難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已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

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地

集註 脩己以敬○程子曰人之成德不外乎心所謂君子者推其用功惟在脩己而其脩己也一主於敬戒愼恐懼無時少懈則天理存人欲遏而德無不成矣君子所以爲君子者然也蓋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諸此子路不喻而少之也曰君子之道大矣如斯而已乎子曰對己而言則有人以己觀人則己之道即人之道也果敬極其至而靜虛動直施爲無不當理則一敬所充自然及物雖以之安人不外是矣子路又曰君子之用宏矣如斯而已乎子曰盡乎人則爲百姓以已觀百姓則己之道即百姓之道也果敬極其至而施爲當理則一敬所極無物不被雖以之安百姓不外是矣夫脩己以安百姓此等功效之大雖堯舜猶病之心其猶以爲病諸不敢自謂已治已安夫以二聖之所病者而一脩己足以致之則脩己以敬豈不足盡君子乎

集說 問脩己以敬朱子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是也○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內如何得安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人安不安○問然則夫子之言畧無遠近大小之差乎朱子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遠近大小之差然不離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于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黃勉齋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

已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其功效之遠則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修已以安人安百姓猶曰修已而可以安人安百姓也○林次崖曰敬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于萬事皆此敬也○以至于萬事皆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之修以至百姓之安皆此敬也○君子分量經綸參贊皆其分內事然未有出于已之外者故夫子告子路只修已二字以敬是修已的方法下兩修已內皆有敬字以敬字有工夫以安以字無工夫修已以敬則以之安人安百姓無二道也安字不主感化言即是敬之知明處當處○張彥陵曰敬即是修不是把敬去修已以敬是修已的方法修有二義天真不足則用修以治之胡敬齋曰端莊整肅威嚴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呂晚村曰說個修已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猶全固不是在修已外推擴然謂敬中更無次第亦不是貫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由遠近而差及者敬之功候也○李敬侯曰不敬之已爲昏昧放逸只一味情識用事這情識便自封自隔對面之廿苦不能共一家之病癢不能通其不能安人安百姓可知也能敬之已爲戒懼慎獨則純是天理流行這天恒便與立與達以乾坤爲父母以民物爲胞與其能安人安百姓亦可知也○張可菴曰黃氏之云功効乃舉効驗以証工夫耳安人安百姓乃見修已之全功不可認作是效驗敬字中有層次外面更遠一步裏面更深一步安人安百姓總一敬所貫是倒縮語須句句鞭到修已上方得詳反求諸近意

原壤章

此見孔子待故人之道幼而三句責其已往叩脛警其將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

是為賊以上
責原壤者
孔子之不也
叩脛者孔子
之美我也

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集註】蔡蒙引原壤見孔子來乃伸兩足箕踞以待之孔子見其無禮責之曰人之生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上則當孫弟長而成人則當有以自立使人有所稱述汝幼少不順弟于長上乃長而無德行可稱述今老則不如早死免得久留身于世間為風俗之蠹而又不死不循禮教敗常亂倫以為風俗之害也已既數責之又以杖微擊其脛令不踞也

【集說】原壤母死孔子助之木椁壤登木而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而過之今乃責其夷俟者何也母死而歌其過大聞之則壤為當絕夷俟之過小責之則壤尚可容聖人用心之忠厚如此○夷俟不是特意慢夫子只是他平日放達習與性成如此○顧麟士曰老而不死句是為賊句不可七字連下○老而不死句摠承上不弟無述來○首尾兩句俱記者之詞中間有夫子之言不遜弟正為賊之根無述當死摠坐此病而老而不死又從夷俟起見惡其猶不能改從前之失也

闕黨章

【集註】通章以禮字作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內有抑其驕傲長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為重○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闕黨童子來學于孔子孔子使之傳賓主往來之命意蓋有在也或曰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集註】闕黨有童子來學于孔子孔子使之傳賓主往來之命意蓋有在也或人不知問夫子曰傳命非易事也此必童子學有進益者與故以此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而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益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集註】蔡大全子曰非也禮童子當隅坐而此童子吾見其居于正位也而隅坐之禮不循矣童子當隨行而此童子又見其與先生並肩而行也而隨行之禮不循矣此非能謙虛下人以求學之益者也乃不安童子之分而欲速進于成人之列者也吾故使將命先之以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敖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豈寵而異之哉

【集註】謙能受益童子不謙而傲故曰非求益者與相應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末補抑而教之之意○先生只是年長非是師也○或人疑其已益聖人不但不許他益并不許他能求益○張山來曰兩見其字是見外貌即見其元志故曰非求益

四書大全統義卷之七終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章

提綱 此章見聖人雖窮于遇而道終不爲遇所窮也前一節見聖人去就之義後二節見聖人處困之道惟不難于決去故亦不難于處困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序說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衛靈公問兵陳之事於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幼習禮如宗廟中有俎豆其陳設進退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至於軍旅行伍之事則未嘗學也豈敢以

益○張山來曰兩見其字眞衆傳寫之訛趙氏注志識也曰非素習者也此一句重非與前章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地位未補御而敬之之意○先

未學者妄對乎靈公問非所問其不足有爲可知矣故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所謂可以速則速也

集疏 問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何也朱子曰爲國以禮戰陣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使靈公悟于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蔡氏曰靈公大病全在禮節去處故荅以俎豆分明救時致諷倘公能悟俎豆之語安有後來父子相爭之禍耶○俎豆之事事字包得廣指禮文舉祭祀之事以該禮樂之事非專爲祭祀言也○俎豆則嘗聞軍旅則未學者抑其所不當問啓其所當問也○孔子至衛衛方與齊伐晉故靈公一見孔子而問陳孔子嘗郤萊兵墮三都且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真未學特以拒靈公之問耳○萬曼一曰按史記問陳明日又有仰視飛雁一事故孔子去衛然以此章爲主可不必入行有二義一則以陳不當問一則以俎豆啓之而靈公不能復問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音義 去衛適陳絕糧七日當時從夫子者皆飢病莫能興起

集疏 從者弟子也○按史記世家哀公四年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于野絕糧七日孔子講誦絃歌不衰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並召子路子貢顏回問荅之言惟顏回不荅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之言孔子漸取之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音義 慍恚也怒之意見于顏色問曰君子抱道宜乎天佑人助不當

窮也乃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子曰禍福得喪係于所遇有不在我者君子固是有窮時但能固守其窮不若小人窮則濫耳則亦相與安之可矣

集疏 愠見是愠怒色于色愠非為絕糧為道窮窮者厄而未通非貧窮也君子是有道德之人暗指孔子亦有窮乎未免有怨尤之意也守其窮意補在固窮下以起小人句亦可但不可作固字正解耳以固字荅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李岱雲曰子路愠見自是剛勇氣質未化便是不善處困處固窮只是固有窮時方見聖人隨遇而安無所計較之意若作固守其窮只得賢人身分不但語氣不相應也

賜也章

提綱 此章是示子貢以有本之學重一貫上通上知言未節則示以知之本一指心之理說貫指理之會通說一貫貫入其的正是多學但須認取本原則多學方為有用耳○學識則由外益內枝葉工夫一貫由內該外根本工夫必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于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序詰 參蒙引子貢從事于多識者也夫子一日呼而問之曰賜也女以予于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者為多聞多見以學而將所聞所見又都一一識于心而不忘者歟

集疏 多學而識以知言須串講勿以學識對說玩女以予為口吻明示子不出此了是夫子當下指醒處○註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即下文一字此處且勿露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益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晚村先生講
忽非與句
好絶

序講 子貢對曰天下之理散于事物非多學而識不能周知夫子殆亦然乎
雖然事物無窮而聞見有限安能一一學而識之想夫子非多學而識歟子
貢方信忽疑亦將有得矣但還未知是會于心也

集疏 胡雲峯曰集註于曾子曰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此則
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亦字是從曾子說來○陳新安曰于能疑見
其將有得○然字是方信非與是忽疑重在非與上率然之間以多識合于
已之所得力故以爲然旋疑夫子豈專用心于外其得力不在是故曰非與
能疑是他將悟處○呂晚村曰然字衝口而出是子貢種根深非字接口即
來是子貢轉頭快未轉念時斬釘截鐵既轉念時都無是處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
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
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
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
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與子貢屢言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
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集疏 黎蒙引夫子直決之曰予非多學而識者也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我只
是本一心之理以該貫他自然觸處皆通而無一事一物之不知也何至多
學而識耶今而後賜其知所本矣

集疏 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爲聖却不在博
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蓋不博識則無物可貫孔子無一事不理會過如問
禮問官之類可見只是于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或問此章之說曰聖人
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爲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

聖人之事然因以使子貢知夫學者雖不可不多學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何也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由學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蔡虛齋曰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看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呂晚村曰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此見個總統關通處若舍學識貫個甚麼○李侗雲曰吾心原有此統體之一便是天命之性多識後方會得統體之一便是復性便是復天○多學而識之之字與一以貫之之字皆指萬事萬物而言然未多識時無從得貫故貫雖非貫多識却即貫此多學而識之事物耳原無兩層○析疑一貫之解有主理說有主心說然分之即非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惟不分而爲二所以能貫萬事萬物之理而無不通參乎章註原自明白○黃際飛曰此章兩子字是夫子即身指點子貢終日學夫子只從多學而識學夫子夫子原不道他工夫做錯只是要他一以貫之耳開口便道女以予爲又道予一以貫之分明以自己與他對勘令分曉也

按此章一字貫字總對多學多識說舊解以一字對多字以貫字對學字分配未確

由知章

集編此見學貴是得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眞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于德也輔慶源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爲尚要在躳有諸己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

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愠見發也

【集註】夫子呼子路而告之曰由義理得於心謂之德人若實有此德而眞能知之則中有定見一切禍福得喪自不足以動其心我求其人蓋亦鮮矣由其知勉進於德哉

【集說】胡雲峯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實得於已而後眞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眞知也苟眞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爲欣戚○饒雙峯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知在行先曰知道則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曰知德則此道遂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德則世味自不得以奪之子路未能遂有是德于已所以纔總耀便愠見

無爲章

【是編】通章總是極摹舜之無爲不勝仰慕之意舜之無爲在盛德感通上又在紹堯得人上一本其德一因其遇也夫何爲哉只就上句喚起下文恭已何惟敬德之容爲可見蓋以見其無爲也不可以此句作無爲之實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定說】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爾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定說】蔡存疑子曰自古帝王致治者多矣然皆未免于有爲也若夫德盛遇賢無所作爲而天下自臻于平治者其舜也與蓋德盛而民自化既不待其有爲又紹堯之後得人任職尤不見其有爲之迹遥想其時夫果何作爲哉但見其敬德之容形于外恭已正南面之位而已矣外此舜亦何所爲而人亦將所見哉夫所見者惟恭已之象不益以見舜之無爲耶

【集說】饒雙峯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二云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

節說舜紹堯云云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或問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夫子以爲無爲而治何耶朱子曰即書考之舜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呂晚村曰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者如此湯霍林謂恭已即無爲艾千子謂恭已所以無爲將恭字惧看作精微豈人之所能見乎且與上句夫何爲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李兆恒曰德盛自德盛遇隆自遇隆他聖人不能兼而舜兼有之故尤不見有爲之迹而鄰及也分明兩意而呂晚村謂能紹能得便是德盛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則又欲混而爲一夫他聖人之德亦無不能紹能得者舜却妙於得人在紹堯之先而既紹之後則安然無事也時遇如何可當德即離了紹堯得人舜又豈無化民之盛德乎世人宗之而莫覺其非何也。集解註中德盛紹堯得人二意俱入在其舜也歟內但當由德盛說到紹堯得人不可平對見得德已協帝而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無爲也

子張言

此章見利行之道在誠忠信篤敬皆誠也參前倚衡方是眞能忠信篤敬非別一層也首節行不行是論其理次節夫然後行是指出下手工夫見必如此然後可行也通章盡一誠字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問于夫子曰人之處世必何如而後行無不利。毫無阻滯乎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荅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程】子曰所謂行者求諸己而已言行爲身世之樞機誠言焉忠信而有寔行焉篤敬而有常斯則言行皆誠矣將見惟誠可以動物雖蠻貊之邦可以行而無礙矣況其近者乎若言不忠信而務爲虛誕行不篤敬而惟事炫飾斯則言行皆不誠矣將見動招尤悔雖州里之近不能行矣況其遠者哉則行之爲道惟求之忠信篤敬而已

【集註】忠信篤敬只論可行之道在于誠未有工夫節次○朱子曰篤有厚重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意○饒雙峯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的意思戒敬恐懼惟恐失之是敬的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忠信都訓寔忠是由于心者信是見于事者如曰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曰裏如此說驗之于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張南軒曰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往不可○蠻貊是舉遠言近州里是舉近言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或問】參大全然忠信篤敬非可以易取而强爲也必也存誠之至時時檢束吾心覺寔有這個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如一立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于吾之前也一在輿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着于吾之衡也念茲在茲無少間斷如此夫然後言皆忠信行皆篤敬吾心此理也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通乎人心毋論遠近而行矣

【集註】王觀濤曰立與在輿只是舉兩件做例當活看與前篇出門使民相似見得無時無處離這個誠○心常惺則不欺不欺便見此忠信心常惺則不肆不肆便見此篤敬見是心見非目見也○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

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念念不忘四字上惟念念不忘于心而後常如有見于目○夫然後行雖詞也言必如此然後行不如此則不行行字俱是行得通達意不是行事的行字○呂晚村曰上節指所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工夫到極熟處正或問所云服膺之熟而自不忘乎是耳

按　行字仍在言行上驗取晚村剖析此何最密蓋言行皆從心生心刻刻在忠信篤敬上則凡所言所行自無不忠信篤敬所以可行不是但空存忠信篤敬之心便可行也註補一言一行自然不離二句最好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是此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張聞夫子之言而知其切于身也遂書之于紳以識不忘焉庶忠信篤敬之教一寓目而存而參前倚衡之見亦因象而顯矣張亦善體聖教也哉

集註　書紳書上文所言于紳欲觸目儆心常存不忘也雖未遽至參前倚衡地位亦見子張能留心于行而非復務外之見矣○饒雙峯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晚年儘切寔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

直哉章

按　此夫子表二大夫之賢一是不狥時而易其節一是能相時而行其志都是著其美非品題其高下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

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序講 蔡淺說子曰直哉剛正不阿其史魚之爲人乎當夫邦有道之時盡言極諫無所隱諱其直固如矢不以君無大過而容悅苟安也雖至邦無道之時亦盡言極諫不少屈抑其直亦如矢不以禍患爲慮而遂變節狥人也無論治亂必欲伸一已之志節直如何哉

集說 首句虛下二句正見其直也直專以諫言講有道無道切衛時事只作有事變無事變意○大全蔡氏曰夫子稱史魚難在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沽名者或伸節于治朝而未必無懼禍之念惟無道之直亦如有道所以爲難好進者顧托于明時而未必有恬退之念惟無道則藏而不一于仕進所以爲難蔡說極有見○按家語靈公時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魚病且死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伯玉退彌子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公往弔怪而問焉子以告公愕然朱客曰寡人之過也于是命之殯于客位乃進伯玉而退彌子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序講 蔡淺說若乃制行合宜有君子之德哉其蘧伯玉乎當夫邦有道也則居位行志而見用于世也及乎邦無道也則從容引去可以卷而懷藏之隨治亂爲出處合乎行藏之宜并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

集說 蒙引卷二而懷之之字不指道言只作斂身而退意○范柴登曰可字是不難意但衛未嘗有道伯玉未聞卷懷可者亦因其未卷而諒其可也只就他作用韜晦不露鋒穎以攖禍患便是他涵養處○左傳哀公十四年戚孫

文子林父寧惠子甯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文子之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孥于戚而入見伯玉曰蒼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然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喬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伯玉伯玉曰弗為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剽也孫林父以戚如晉甲午衛侯衎復于衛

案 此夫子示人以語默之宜歸重知人之智上上四句見不智之失下二句見智之不失與言不再主施教說凡有所共謀共為者皆是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案 蔡邢疏子曰言貴因人而施如人或虛已而能受或聞言而能悟是可與言者也而不與之言是以可言之人而忽之以不足言之列非失人乎如人或拒諫而不納或語之而不達是不可與言者也而乃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而施之無用之地非失言乎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以言也是不智也惟智者識見精明權度素定知其可與言則與之言而不至失人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而不至失言語默各中其節此其所以可法也人先求為知者可耳

集說 知不在語默上在知人上知人之明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李仙雲曰可與言而言不可與言而不言總一箇人在我不與之言或與之言總是無知人之明所以失語默之節下歸重

知者正見有知人之明故無失人失言之病不失人不失言自應平說人不解著眼知者之所以不失上故有合併之謬

按　此章言字謝氏專主教人說朱子始取之又謂其太拘而於事理未盡則言字兼立教謀事說爲長

志士章

提綱　此夫子示人當全其心德意志士有志于仁仁人與仁爲一不重分優劣其有心總是以仁爲主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自然無求生以害有殺身以成仁只在心之安不安上決其必然意害仁成仁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

序講　子曰人所欲者生也而所欲有甚于生者仁也人當生死之際甘喪其仁而不顧者則以志不立而仁未全也惟夫志士仁人其心存于仁而利害不能奪寔見得當死而死于理爲是于心始安決無苟且求生以害吾仁但有寧殺其身以成吾仁而已彼偷生害仁者視志士仁人亦可知所愧矣

集說　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如豫讓張巡一流人是也成德之人從容就死如文天祥一流人是也○仁者人心之天理心安處便是仁註意極分明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問生死自大關節要之工夫全不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于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于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

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者朱子曰然○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陳新安曰仁義一理耳仁以人之本心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爲成就一個是則一而已○李侗雲曰志士仁人該生平言無求生有殺身却就臨事時說時解謂只是以仁爲主不限定不生而死非是

按　程子下實見兩字分明見殺身成仁雖由於仁亦本於知補此愈覺完密

爲仁章

提綱　此示子貢以爲仁之先資賜問仁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故夫子以爲仁之資告之玩註悅不若已者句當重賢仁二字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仁

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字義　子貢問爲仁之方子曰仁之裕于已者固需存養之功而仁之資于人者尤賴觀摩之助如工欲善其所爲之事必先利其所用之器器利而復事可善也況爲仁乎是以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事之非修結納也服其政佩其教敬之畏之而矜情自化爲仁之新硎在是矣邦之中有士之仁者則友之非廣聲氣也尊所聞行所知愛之慕之而非心頓改爲仁之攻錯在是矣事賢友仁乃爲仁之利器所必先者賜其加之意乎

集註　器字對下大夫士利字對下仁賢必先二字對事友看大夫曰賢仁已見于行事者也士曰仁仁方見于修身者也俱兼立心制行說註嚴憚屬

事切磋屬友嚴憚者聆其良規欽其望則逸志潛消聆其規則非心頓格皆所以去物欲而還天理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在裏面故有資于爲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士大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居是邦句不開要見工夫隨地緊密○朱子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于仁如欲克已而未能克已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爲有益○張山來曰須要看嚴憚切磋四字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爲仁而仁之本體亦卽在其中事之友之正是嚴憚切磋不可說事賢友仁後方有此嚴憚有此切磋

爲邦章

提綱 此章前四項是爲邦之大法乃萬世不易之經末四句是爲邦之大戒蓋推本于君心而去其所以爲害也○此是示顏子以王道之大特舉其所當法當戒者以例其餘耳非謂四代之可遵者備此四事而害治者僅此兩端也行夏時王道以正朔爲先務也韶工熙載統之乎時矣乘殷輅冕尚其質也推之而服食器用可知矣服周冕祭尚其文也推之而文章物采可知矣樂則韶舞移風易俗莫大于樂也法韶之樂則必法韶之治可知矣放鄭聲遠佞人推之而凡聲色貨利可知矣治天下之道不已備于此乎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字義 顏淵志在用世因問爲邦之道

集注 爲邦治天下也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三月不違是王道本領都有了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鄭氏曰治平之道已自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再言故此只言制度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

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首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原講】

叅大全子曰爲治不外法古以酌其中而已治天下莫大于正時三代正朔不同而求其時正令善者則惟夏之建寅爲最蓋陽氣雖始于黃鍾而其月爲建子陽氣猶潛于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于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則四時五行之序皆得其中正故治曆明時者其必行夏之時焉

【集說】

夏時兼時正令善四時以春爲首是時正春陽司令氣始和物始生是令善令即節令之令俱以時言非以政事言也○敬菴人時帝王敬天勤民之首務○饒雙峯曰行夏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兼時與令言之以堯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紹閩編云古人每月皆政令如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可見二說與前稍異然亦可從○蒙引斗柄于夜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辰位一日一夜斗柄一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所指爲的○黃際飛曰註時之正令之善是行夏時之所以然然二句不平故中用與其字時之正當春而夏當夏而夏當秋冬而秋冬乃得其正若以子丑之月爲歲首則冬時未可以爲春若便以冬爲歲首則於春夏秋冬四時之序爲不順也令之善饒氏作政令字看即月令之令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王者必順時以爲令乃爲善若以子丑之月爲歲首則冬未可令以耕春未可令以耘夏未可令以收秋未可令以藏是未得爲令之善也饒說甚明蒙引謂其不可曉而以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物之善爲令之善此仍是時之正內語終以饒說爲是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質而得中兼兩意

集註　治天下莫大于制度大車之制其來久矣其器者或等威不辨其詳者又過侈而易敗惟殷輅以木爲之不飾金玉樸素渾堅而其制與臣庶之車異則等威已辨殷尚質中者故所乘之輅必取乎殷焉

集說　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貴飾之則不稱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華飾之則易壞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爲費也廣矣又增費之則傷財○胡雲峯曰商尚質亦有過于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輅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輅士曰郊特牲疏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文而得中兼兩意

集註　至于君有冕以承祭制雖始于黃帝其時文采未著也惟周之冕其詳其儀備華不爲靡費不及奢周尚文此尤其文而得中者故所服之冕必取乎周焉

集說　問周冕之不爲後何也朱子曰加之首則禮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

者矣○鄭佐注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佐冕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九旒三采旒玉九侯伯鷩冕七子男毳冕五旒玉五皆繅旒三采孤卿以下繅旒二采旒玉二玉各依命數十以并庶人以冠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子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佐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雲峯胡氏曰周尚文亦有過于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張紫嶺曰冕是祭祀之冠混作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帝王之興必有樂以象功德而盡美盡善莫過于韶故于樂則必用韶不但取其音兼其舞焉

陳新安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問辨錄云韶所以象舜之成功也而吾乃用之則何象焉今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夫作樂何以如韶乃爲得耳若徒用韶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于我也○上三句是禮韶舞一句是樂四節都是用中意但制禮當立政之初作樂在成功之後從上三句落到韶舞中間有許多含蘊節次在故用則字作轉語出之不與上文平對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非

章句以孔
衆二字
貫

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章句】然有百王之大法又有萬世之大戒必也於鄭聲則放而絕之弗使接于耳于佞人則遠而去之勿使近于前是何也鄭聲能亂雅樂而淫蕩人之心志佞人能變亂是非而危殆人之邦家也有所戒以保其法而爲邦之道盡矣

【集註】問鄭衛之音皆爲淫奔夫子獨欲放鄭聲何也朱子曰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于衛夫子蓋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

尤可畏于剛惡剛惡梟獍猶強暴悖中材之主猶知畏而遠之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愛喜親暱聰明之君猶爲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全解放者欲直爲削去非特不奏而已遠有投諸四裔非特不用而已上二句虛說下二句方申其放遠之故○輔慶源曰治道成于樂鄭聲淫蕩人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係于人材佞人人材之賊也故屏絕之○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陳潛室曰孔子爲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人無遠

【集註】此夫子示人以弭憂之道遠慮非取遠者而慮之也以其經畫可使萬里之外百年之久保安無事故謂之遠慮慮不在事勢上慮在理上慮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定論】蔡存疑子曰凡人作一事必再三思慮籌度此事做去如何有患害如何方無患害有患害則爲之如此則思慮詳審事皆停當可無後患若只顧目前之安不思後患如何而苟且爲之則計事必不審防患必不密患害之至只旦夕間耳又豈待之遲久哉此慮事之所以貴遠也

【集說】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預而憂近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正遠慮以弭近憂之謂也○註千里之外几席之下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貼事而兼時地乃備○佻滄柱曰所謂遠慮者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聖人教人慮患於未然全在反身克己上若徒咄咄書空則憂仍不免矣○李仙雲曰南軒云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可見近憂即從無遠慮生來不是遠慮之外又有一近憂也總是教人預備之意

已矣章

【定論】此夫子傷好德者之難也上論吾未見猶巽見之此加已矣乎三字則絕望之詞也微人之意愈切矣

【定論】子曰誠于好德者之難也吾向猶巽見其人今已矣其絕望已乎吾未見人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也世道之衰而人心之偷也不亦深可慨哉

【集說】鄱陽朱氏曰德以有德之人言○輔慶源曰自恐其終不得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已止也矣乎是嘆詞有絕望意

臧文章

集註 此夫子以竊位二字誅文仲蔽賢之心首句虛下正見其竊位竊人之財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形已之短人君從而奪之文仲明知惠賢而不與立非竊位而何知字重竊字正從知字上斷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輔註 蔡大全子曰臧文仲人皆稱之為賢大夫也自我觀之其偷竊職位而居之者與盜君子居位不但自已求稱其職又當與天下之賢才共之乃文仲明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于君與已並立公朝使之屈抑于下位夫不知其賢猶可諉也知其賢而故蔽之是其心盜欲陰據職位以為已之私有而不復以我位為國家待賢之器非竊位而何

輔註 大全蔡氏曰凡不當得而有之者曰竊文仲位為大夫薦賢乃其本分今知賢而不與立連他的位也是不當居的此深譏其蔽賢罪方斥其竊位也此解照註 不稱其位意前說照註中如盜得而陰據意俱可從○熊勿軒曰文子與大夫儕同升則稱其文文仲知柳下賢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又按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為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為大夫是後來事

躬自章

集註 此章見持身接物之學忠恕之道也非借是彈怨當從上二句推出遠怨之理不可從遠怨意逆看上二句不重在不怨上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或講】子曰人情處人已之間責己常輕而責人常重此怨所由生也誠子躬之所當自盡者責了又責不敢自怨以極其厚而其責于人緊從薄焉不敢過于求備則己益修而人易從人之怨者自此遠矣

【集說】自厚者是自責的重責了又責如爲善欲力去惡欲盡是也薄責於人如嘉其已能矜其未至是也責己厚斯身益修既無可怨之道責人薄斯人易從又無取怨之端則雖不期怨之遠而自遠矣○洪氏曰雖責善義所當責亦必以自厚爲本○陳新安曰此卽成湯撿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爲求遠怨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不曰章

【集說】此示人當詳于處事也如之何如之何連看勿分方見熟思審處意曰字是心口商量語此就處事說末如之何與上不同作奈之何看言不能爲之計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或講】察存疑子曰天下之事皆成于愼而敗于忽故人凡做一事初間思量曰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曰當如何做再三及覆於心則義精理當矣苟臨事率意妄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其事必敗雖吾不能救之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說】饒雙峯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末如何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大學傳曰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此意

群居章

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提綱　此夫子言燕朋之害群居而且終日二項並重正好相與講學爲仁乃言行都不在天理上則無益有損將不知其所終矣難矣哉危其詞以警之

集註　群大全子曰君子所重夫類聚者爲其會友輔仁相與以有成若群居至終日之久議論雜處此之所謂彼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去而又向邪僻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或問慧固明智之慧曰小慧則不本于義理而發于計較利欲之私耳

張南軒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謬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群居非一人終日非一時不及義是不說到道理上去小慧凡一切挾數任術機械變詐皆是難矣哉兼入德有害言○註入德就好路說患害就不好路說好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是此意思○胡氏曰註滋熟二字由群居終日上來

君子章

提綱　此夫子美君子以立處事之準也君子以養成者言四句義以爲質是綱三之字作義言禮孫信成總是一時俱有的非禮行了方孫出禮行孫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猶言總歸于誠耳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

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存疑】黎存疑子曰人之處事難于盡善君子把義來稱度事物如見得此事合義當做則事由此立如牆屋之有基址繪畫之有粉地而以爲質焉事雖當行又不可直遂必有禮以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而行之然禮行而無謙卑遜順的意思則雖致飾于節文度數之間未免有勉强之勢而無從容適中之妙矣所以又貴孫以出之凡此者又非有一毫之僞也自始至終一寔心寔理之貫徹而信以成之焉得制事之原而又兼衆善之美以此處天下之事無往不宜矣此非成德者不能也君子哉

【集說】朱子曰義以爲質是應事接物之際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時詞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始終誠寔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僞耳○問義是就事上說蓋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遜孫則恐有忤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繳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許僞耳曰也是恁地○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的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孫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只是一箇義義以爲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陳潛室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是敬爲體而義爲用若以義爲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爲體而三者爲用矣○呂晚村曰義爲質則置徹始終下三句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截了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主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孫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爲得也看註而字一折

便見○精義之學在事前爲質却只在事上見○看註云以爲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孫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爲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

病無能章

提綱　此章明君子爲己之學張南軒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原講　子曰君子學以爲己故道不明德不立是己之無能也君子深以爲病焉若已有能而人不己知初無損于我君子不以爲病也其爲己之心如此

集說　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饒雙峯曰若自以爲有能則不足以爲君子如夫子云我無能焉丘未能焉夫子豈是無能者○此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是說君子之心如此與

不患起語作警戒之詞者有別○李侗雲曰君子不但真無能而後病即己能而病之之心未嘗少安病無能則刻刻求能矣正有許多進修砥礪實事在非空空以爲病也○按病字即患字意鄧退菴謂病乃切身之病較患字尤切亦說得好但不必拘拘分剖耳

疾沒章

提綱　此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疾是預疾重在無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

集說　泰大全子曰君子不求名于人然名者所以命其實也若至于沒世而名不見稱于人則無爲善之實可知故君子亦預深以爲疾而及時進德焉

修己者當知所勉矣

集說　君子疾之非疾其無名正疾其無實○沒世猶云至死耳人至沒世而論始定此而不稱寧不可疾思及于沒世無稱那得不預爲策勵此正君子所以疾之之心饒雙峯曰言沒世者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寔者必不見稱于人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

按　沒世無稱存疑云只是終其身無可名之意沒世兩字不宜太泥但不從沒世二字着眼則議便寬泛不警切故必以饒說爲優

求諸章

大全　此辨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所以覺人之反求而儆人之馳騖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嘗而意未嘗不相足亦記者之意

存疑　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用心亦異君子心乎爲己無適而非求諸己道有未能以之自責行有不得以之自反何嘗有尤人之念乎小人心乎爲人無適而非求諸人名之不成歸咎于人行之不達責望于人何嘗有反己之心乎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集說　存疑不專指爲學接人持己皆然○蔡氏曰求字甚有力與爲字不同爲字則原其趨向單指立心說求則實指其用力處便有工夫在其中了如所求乎子所求乎臣即是此求字孟子反求之說指求己中一節耳○觀註中無不二字可見求己求人一切事皆然也宜寬說方貼本文兩諸字

矜而章

大全　此言君子持己處衆之道上句持己而不失人也下句處人而不失己

也直解云其矜也以理自律而非以氣凌人故不失于爭其羣也以道相與而非以情相狗故不失于黨最明切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存講】

泰大全子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于黨君子非不嚴以持己也然第正其在我初不以己形人角是競非而失其和蓋矜而不爭非不和以處衆也然所持終不失其正初非苟且狗物不合于公蓋羣而不黨此君子于人己之間所以交善也

【集說】

雁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捉的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輔慶源曰莊以持己和以處衆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乖戾之心易生阿比之意易起矣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

者於持己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不爭不黨正君子善用其矜羣處要看兩而字不宜作矜便不爭羣便不黨套語○艾千子曰矜易至爭君子即矜而不爭要如此體貼方與周比和同相似易混者不同蒙引云此當與惠而不費威而不猛等剛看妙絕○黃際飛曰爭黨無爭黨也晚村云以其迹言之則矜羣黨者故着兩而字頓宕轉下不是矜羣自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而字一折此間須璧立千仞始得

【按】

仇解矜羣爭黨判然分途矜自不至於爭羣自不至於黨其說似精而實粗注中用兩然字轉下分明在各有流弊上剔清故終不若南軒矜易爭羣易黨之說爲合注意也但爭黨亦要細看只有此念頭便是註心字意字宜玩

何說得去

「不以章

【提綱】此言君子用人聽言之道舉人不以言則所舉必得人廢人不廢言則嘉言罔攸伏上句重在用人下句重在聽言兩不以字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講】黎大全子曰君子者操用人取言之權者也當其用人則以核實爲主不以其言之善而遽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當其聽言則以實取爲士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其心至公而無蔽如此

【集說】玩語義兩言皆好一邊說○人與言皆善君子則皆用之人與言皆不善君子則皆棄之言外亦有此二意兼舜庸違是懲邇言必察正此不以言舉不以人廢之謂也二句兩開說不必專以聽言作主

「子貢章

【提綱】此見行已之有要一言之問子貢全有反約之機故夫子以恕之一言醒之欲其從心上體勘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講】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講】子貢問曰學莫貴于知要今有一言之約而可以終身體而行之而必不可易者乎子曰欲求終身可行之理其恕之一言乎所謂恕者如何蓋終身之相與酬酢者人也而人已之同然者心也恕則以己度人凡己心所不欲即知人不異己勿以此施之于人斯則人已無間身世咸宜之理也以此行之雖終身焉可矣賜於此一言勉之可也

集註 語類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言恕忠已在裏面了○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恕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已及物爲仁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又曰絜矩正是恕○此尙當在未開一貫之先張南軒曰人之患莫大于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陳新安曰不欲勿施只就一邊說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亦須要施于人方可○蒙引一言一字也恕正是一字已所不欲二句不但解恕字之義正解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也○輔廣伸曰終身行之謂行此一言也行字離却一言不得若將行字離却一言錯作子張所問之行便謬○呂晚村曰身世人我亦夫子從恕字接說出來子貢只是問學未嘗有此意也○仇滄柱曰一言貼知要意若以繁簡博約立論便似多學一貫話頭子貢學雖以知之私存公意重講下二句只申解恕字終身猶一生將身字翻心字者非一言

之問急求所行之要爲做工夫地作大槩商量者非其字字語氣實落拍點作沉吟思索姑以恕字搪塞者非○馬睎侯曰恕雖原於誠本於忠極於仁在夫子口中却只言恕不必將此三者夾雜來說○已所不欲二句繫要在推已及人其施不窮上正是終身可行處推已及人是正面其施不窮是繳合終身行須一一入細

按 因勉錄云其施不窮有無盡無阻兩意但子貢欲得一言以爲求端用力之地是求守約非求利行之離一言說不得而終身兩字離行字說亦不得也無盡意是正旨雖無阻之理亦可包在行一言內然語各有當不必雜也故不採入

吾之章

提綱 此夫子以直道維世之意當時以愛憎爲毀譽而是非之直道不明故發此首節明已公是非于天下次節明天下原有是非之公心總見直道在

人行毀譽而不可得以直字作骨下節蓋推原上節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辭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雙峯饒氏曰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徇其好惡之私子是毀譽行焉毀譽非直道也吾之凡于人也有惡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稱之損其眞則爲毀吾于誰而有譽不揚之以示勸然揚之過其實則爲譽吾于誰而有譽乎即如有所譽者其必或于其天資或于其志向有所試焉而知其將來之能然則有譽而非譽矣譽且無之而況毀乎

集說 人有一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譽亦是稱獎得過當也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無毀譽而曰誰毀誰譽兩個誰字正照着下斯民也看便含下直道意了如有二句即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試者驗其將然之謂以當下言之以爲譽以將來言之則不爲譽矣此二句見得畢竟無譽意本朱子虛齋○陳新安曰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訊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悖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玩註特字不必專指君言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序講 參存疑然吾之于人所以無毀譽者何哉蓋以人心原有直道無古今

之異今斯民也即三代夏商周之君所以賞善罰惡直道而治之民也三代行之于民者善善惡惡皆以直道初不枉其是非之寔今我正欲行古之道亦安得枉其是非之寔以妄生毀譽也哉

集疏　民字對上人字三代對上吾字直道而行對無毀無譽字三代之于民直道而行三代之無毀無譽也吾之于人無毀無譽吾之直道而行也映帶上二截誰毀誰譽之意○饒雙峯曰下面民字之理如此○陳新安曰此句繳上一截誰毀誰譽之意○蔡氏曰所以字直道字俱要玩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蔡氏曰所以字直道字俱要玩直一也在民心是非自然處曰直心在三王賞罰順其是非自然處曰直道曰所以者正謂民心一點自然處不可欺也斯民是指今日之民即指三代之民語氣猶云我所以無毀譽者正以斯民也即三代所以直道而治過的民也三代以是直道行之故我亦欲以直道行之○吳氏曰直道而行是說三代之人君于民皆以直道而行若說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則解吾之于人誰毀誰譽欠切註三代之時時字內即有君字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寔頂蓋以此民字斷非曰民又善他人之善惡他人之惡也不可誤看○陸稼書曰直道而行斷從存疑指三代之君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千子以斯民豈盡能直道爲疑不知此只論其良心耳豈可拘泥其形迹耶夫子只是法三代在三代則是因民心如此講於所以字乃有意味

吾猶章

提綱　此傷人心不古意吾猶及三字貫二句今亡矣夫與吾猶及緊相呼應此亦偶舉一二事以爲例要見傷時悼俗徵人以崇忠厚之意

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强解

序講 泰大全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吾生去古雖遠然向也猶及見夫作史者之闕其文考訂未眞見聞未確則闕而不錄未嘗挾已見以自是有馬者借人乘之人已相通未嘗挾已有以自私有誠厚之意焉而今則亡矣夫時之益偷何如哉

集說 史闕文則朝有信史後世不至以訛傳訛而枉其是非之公馬借人乘則野有淳風兩事皆風俗之厚也今卽此二事而人心之不古已如此故夫子追嘆之○葉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于史官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

巧言章

是編 此爲聽言謀事者發說箇亂德見巧言之不可不遠也說箇亂大謀見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序講 子曰理出于正而守之于已者德也是非有定理彼巧言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其言亦似近理聽之則眞是眞非無以辨而心志爲之蠱惑能使人失其所守之正理豈不亂德乎有所爲而圖之于已者謀也謀大事者能忍乃克有濟若自已小有不忍或牽于私而當幾不能果斷或激于忿而臨事失于輕決則所圖之事必無濟矣豈不亂大謀乎此可見巧言當遠而不明理不知言也故理明則無亂德不堅忍者氣歉也不容忍者氣盛也故養氣則無亂謀

集說 問婦人匹夫强弱不同同爲不忍何也朱子曰忍者禁而不發之義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輔慶源曰大謀主于斷而輕

央則又失之。蔡虛齋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不過是說箇小不忍的樣子非是小不忍內有個婦人匹夫在。巧言他人之言小不忍自己小不忍

衆惡章

提綱 此見好惡不可狥衆也二之字指人言察正察其人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序讀 蔡大全子曰惟仁者能得好惡之正不可概之衆人也故有人于此而衆皆惡之吾必加察焉蓋有迹似不善而其情可取爲衆所易忽亦未可知吾敢以衆惡而遂必其人之惡乎有人于此而衆皆好之吾必加察焉蓋有迹似公而其心未誠爲衆所易感亦未可知吾敢以衆好而遂必其人之善乎察乎衆而不狥乎衆庶好惡得其正而可以無失人矣

集說 察者詳審之謂恐其蔽于私耳既曰衆人未必就是仁人或因其特立而衆惡之或因其同流而衆好之俱未可知故須用察非察衆人之言謂卽衆所好惡之人核行徵心而得其可好可惡之實也好惡果公則隨衆而好惡之好惡或私則違衆不顧矣察字中有此二意。饒雙峯曰孟子辨仲子惡能廉此其衆好必察處不以匡章爲不孝此是衆惡必察處然必我心無私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當者我反以爲非矣。困勉錄曰必字根衆字來不是說唯衆好衆惡所以必察正謂雖衆好衆惡必不可廢察也兩必字不要說煞亦妙

人能章

提綱 此夫子專以弘道責人也重上句下一句反足上意雙峯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本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雙峯饒氏曰性字貫自是缺板

【序講】子曰道者立人之理而人者載道之器道與人本不相離者也然道之分量本大而藏于心則至微惟人加致知力行之功使此道體立于吾身用昭于天下由修齊治平而極之參贊位育則有以滿道之分量矣能弘此道者非人而誰若夫道備于吾心而其體無爲倘人不用力而欲聽道之自然體立用行以致人于高明光大之域決無此理也道豈能弘人乎是故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

【集疏】弘道者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本來之分量耳如知得盡行得到便是弘非道弘人解作非道自弘慢也弘人註明言大其人大其人者而爲聖爲賢之類○人字兼聖凡言弘字兼安勉言○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黃四如曰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拾來職分之所當爲者一一使充出去方是弘蔡氏曰如文王仁敬孝慈信是文王能盡其道故曰人能弘道下句覆說以決之全是責人弘道之意○存疑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爲解非字○呂晚村曰尋常說弘道只在事業作爲上說得十分恢廓未免騖外遺內必兼體用方見周匝但云人能弘道人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故反一句重加鞭策以斷絕人委託之念雖足上却亦不得畧過

過而言

【集纂】此章勉人急于改過非謂能改遂不妨于過也註能改復於無過一層補說不重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悛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是眞謂之過矣可不戒哉

吾嘗章

提綱 此章爲徒思而不學者發是教人思不可廢學非教人廢思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序講 泰通義子曰吾以天下之理不思則不得固嘗終日不暇食終夜不暇寢以思索夫理可謂思之至矣宜乎其有益矣然懸空思索不免危殆而無可憑據究之無益于已不如好古敏求即事求理以盡致知力行之功爲有寔得也學其可以已哉徒思者可以返矣

集疏 終日終夜是久不食不寢是專不如學也學內原有思非專習其事之謂即事求理乃是內外合一之功不勝于徒思者萬倍乎○林次崖曰徒思而不學則此理出於想像億度而無眞實之見且旋得旋失不免危殆之患故無益學則講習討論體驗躬行有眞見無遺忘德之成也有自矣徹曰不如學也前篇思而不學則殆亦當依此○李兆恒曰不如學可見聖人畢已之孰胡雲峯曰凡學而謀食者皆只爲貧富關打不透耳果不憂貧自不謀食

君子章

提綱 此表君子純心之學以勉人專心于道之意憂在謀先憂之深然後謀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講 子曰君子之爲學也終日圖維謀得乎當知當行之道而已初不謀得乎食爲資生計也然食之得不得不係于謀不謀如人之耕以謀食也固不求餒然豐凶難必餒在其中矣人之學以謀道也固不爲謀祿然學至君求祿在其中矣學有得祿之理如此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初不以得祿之故而學也君子唯知道之難能亦難盡憂不得乎道而已至食之不得而貧焉則豈以爲憂哉惟憂道不憂貧所以謀道不謀食也君子純于道如此

集說 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是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非憂貧而學也陳新安曰謀道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君子之學只是謀道更不謀祿而祿却在其中然祿在其中者理固如此而君子之心則是爲憂道而學非是爲憂貧而欲爲學以得祿也須如此作三折看方不淺看了君子存疑耕也句不重起下祿在其中句蒙引謀者謀其得憂者憂其失

知及章

提綱 此章言學之全功欲人由已至而求其未至蓋德愈全而責愈備也作一頭兩脚看以學字作骨知仁所以立其體莊禮所以致其用體用兼備乃爲全學存疑不先立其本而末之不盡亦有所未備也聖人教人本意不過如此蒙引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當內外本末兼修方是知及仁守則理得于心矣不莊是形于身者猶未也知仁而莊涖則形于身者無愧矣不以禮則見于事者猶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序講 叅通義子曰爲學貴有全功如資質明敏學問功深于修己治人之理其知足以知之矣然必心德之仁力行其所知而能持之于久則其所知之理乃自然在我而不失苟仁有未全而私欲橫生工夫間斷不能守其所知之理雖此理已知而得之終非心德之眞也必至于失不能寔有諸己矣則知及尤須仁守矣

集疏 知及之如知爲君當孝之類仁以守言乃力行之仁不巳行而曰守者守此行爲深也行是踐其所知守是行之有得者持之不失不能守只是私欲間斷雖得必失只就知上說個得能守則所知者方爲我有。仁不能守之猶云不能仁以守之非巳仁而又不能守也。知及句提起仁守乃踐卿之寔莊涖動禮又會仁之全首節四之字指理言下涖之動之二之字指民言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倣此

序講 叅存疑若夫知及之而又仁能守之則德成于已而大本立矣然君子之學內外合一者也苟于臨民之時不能端莊以涖之而衣冠不正瞻視不尊則民不見其可畏而不敬矣夫不能作民之敬則其德未能形諸身也此知及仁守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

集疏 朱子曰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敖惰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

朱註缺校刊記

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康】忝淺說至於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能莊以涖之則形于身者無愧怍然君子之學本末兼該者也苟于動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而凡制度文爲設施措置所以鼓舞作興之者未悉協于大中至正之極則禮讓未臻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化是修己治人終囿于氣稟學問之偏其道理猶未至于盡善也此知及仁守而莊涖之者又貴動民以禮也德愈全則責愈備君子可不勉哉

【集】輔慶源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蘇溪曰動之以禮即是齊之以禮古人明德新民故治化之偏亦皆盛德之累也不可如常說以化民作細行說○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的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如蒐苗獮狩就其中使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蒞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問此是要本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檢點處○李侗雲曰到莊以涖則此身已全在規矩準繩之中自家已合禮矣俗解將動之不以禮仍貼在自家說者非也朱子云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下稍禮字歸到民身上如教民孝必有箇孝的禮教民弟必有箇弟的禮隆降等級各有節文使民不但合乎義理而並合乎義理之節文此已是王道之極至處然究竟只完得知及仁守之分量也○呂晚村曰不莊不以禮皆是仁守中看出來病痛所以必先從仁守說起然仁守者誠意正心工夫又必本於致知格物天下未有行而不本於知者也且仁守者非守此仁也以仁守其所知之理耳說仁守而不先從知及說起便謂之無頭學問然則即欲舉其所重亦當兼知及仁守而言矣○按此仁守重知及亦不輕

君子章

集註　此章言觀人之法見君子當觀其大小人當觀其小語意兩平但畧有抑揚耳觀可字自見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大兼才德小不過才技之末耳不可以才技分大小知就外所得見言受就中所承當言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纂疏　蔡存疑子曰觀人當于其大不當于其小君子所務者大而于小事或不屑理會故我不可以小者知之而可以大者爲彼承受也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爲君子矣小人大節本無是觀每于小者致意蓋不可以大者爲彼承受而我但可以小者知之也若欲責其大受則失其爲小人矣甚矣用君子小人者辨別不可不精而任使不可不當也

集註　朱子曰一事之能否不足以見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一長之才亦可器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吳氏曰大如綱常大道理宇宙大責任輔世長民大事業托孤寄命大節操皆是小如米鹽錢穀一技一能之類皆是長于大而短于小不失爲君子若短于大而長于小是亦小人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辨也故曰此言觀人之法○王觀濤曰不是君子限定不能小事君子或有不屑于小者亦或有兼長夫小者但此俱不足以見君子惟大受方見君子○陸雯若曰小人只是偏才不必說向那惡周官虎賁綴衣皆小知小人也子玉乘師景隆誤國則用之者蓋之耳多材多藝君子未嘗不能小委吏乘田君子亦有小知時但不可耳可不可只論其理如此小人不可大受在小才僨事者易見在奇才濟事者難窺君子大受乃由格致誠正修之功以至齊治平之事非但以有才爲大受也如以才而已矣則一匡九合豈非大受夫子又何以譏其器小乎○李兆恒曰君子於細

事未必可觀未必二字甚活君子非細事必不可觀然亦有未必可觀者故不可以是知之耳若其才德足以任重則大受自無不可者總之此君子小人只在材具器量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術邪正上論

民之章

提綱 此章總是勉人爲仁之意上言仁之甚切于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于人益見其所當勉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見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倣此

原講 子曰人知民賴水火以生而不知仁尤爲生生之理是民之于仁之切也更有甚于水火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況夫水火吾見有蹈之而焚溺以死者矣猶有時而殺人至于仁則立命之理隨寓而安未見蹈之而死者也夫爲仁而有害吾猶以其切于人而爲之況爲仁而無害人亦何憚而不爲哉

集註 問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後又言殺身成仁何也陳潛室曰蹈仁無害此勉人爲仁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個是而已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存疑註甚字有二意水火外物而仁在已是一意無水火不過害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一意是民字作人字看民之于仁二句以緩急言水火吾見蹈而死二句以利害言又是就上文翻進一層語

當仁章

提綱 此章勉人之勇于爲仁重一當字不讓只是當字之義非當而又不讓也若說自家力弱氣阻讓有氣力者去做便是讓便是擔當不勇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序說 子曰學者志于爲仁須擔當之以爲己任而勇往直前以圖之不宜因循退托而遜讓于人雖師亦所不讓焉況他人乎蓋仁源自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

集說 朱子曰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詞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懵于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于有爲者發○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處說這般處須着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的事所說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胡雲峯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爲己任曾子當之顏曾未嘗遜于夫子也○不讓于師甚言當仁之宜勇也不曰父兄而曰師者蓋師是己所推服以爲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焉其擔當可知

按 重看當字則不讓之理已寓其內故云當仁自不讓但亦必至不讓始可云當仁不讓字與當字本是相足成義須兩邊都到說方周匝師字則又極言其不讓耳師字不宜過泥癸酉閩墨專從師字發議此偏見也未可以說書

君子章

提綱 此示人以應世之則也貞與諒皆固守意辨在正與不正之間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固便是諒正與不正只爭個見理不見理耳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守之不易諒則不擇理之是非必要如此則有固必之意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雙峯 子曰人固貴于持守然有見于理之正而不易其守者貞也有固守而不知理之是非者諒也君子之應事審時任理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固守一歸于正如是其貞焉耳未嘗必信必果不顧義之所在硜硜然執一已之小信而諒也此君子之所以善處事也

集說 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寔非故夫子別而言之○或問貞諒之別曰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李岱雲曰貞是正而固也為正字不足以盡之故又加固字惟其能精察理之是非纔能得理之正然未到止而不遷田地亦未見其為貞也是精審意在先乃所以正固者正內有實體意固內有毅守意諒若淺言之必于信尚勝似不信者若深言之不擇是非而必于信便是一團私意與君子之貞天懸地隔如何不作反對看但諒之失不在守上欠工夫乃在知上欠工夫益後手是一般初頭却自別

事君章

提綱 此夫子示人臣以純心事君之道但看敬字何等專一不期食之後而自後矣後食絕無利祿酬報之念正是純心盡職正是敬處非先後次序之後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雙峯 子曰人臣之事君也君所任我之事為重必須各敬其所司之事不論事之大小皆當兢兢業業以求稱職至于食有常祿則不必汲汲于此事君之義乃純也苟一心以圖事又一心以計祿是為懷利以事君矣豈純臣之

道哉

集疏 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于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饒雙峯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蓋爲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黃榦飛曰後其食止以敬其事也下半句止是足上半句

有教章

是編 此明立教之公心也有無二字相應有個教便沒個類了非真無類也有而不計也就教者之心上說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后讀 子曰人性染于習氣固有善惡之類然君子有教則盡人皆欲使之化于善而不復計其類之惡蓋至公之心如此若擇類而教則惡者將棄之不教矣豈君子立教之本心乎

集疏 氣稟有清濁之分習染有邪正之異註中氣習二字當如此分看○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于萬物夫豈有所擇哉○蔡氏曰有無二字俱就教者立心說習有類性無類教所以復性君子之心惟有教而已豈先計人之類而以爲有可教不可教之別哉○無類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已盡復于善而無彼此之別處

道不章

是編 此示人當慎所與謀也道以行言道路也道德路上人可與謀道德事功路上人可與謀事功謀有同心協濟意所以必須同道此亦大槩之詞不可與邪相謀恐無濟而有害也專主謀國事上看○彙解注雖兼善惡邪正然重在善不可與惡相謀正不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輯】子曰天下之事非謀不定然必道同而後可與謀也若人品學術之各殊是道不同矣道既不同則趨向分意見別與之謀議必乖違而不合而無濟于事故彼此不相爲謀謀事者當知所愼矣

【集說】麟士曰註善惡謂人品邪正謂學術不相爲謀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何�host曰道非道理之道只指趨向說如人走路有正路有徑路及商量到一處去自然正路徑路大相矛盾

辭達章

【提綱】此以達之一字示人以修辭之法。辭兼明道之。經世之辭聖人之情見于辭只一達字盡之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輯】子曰辭何爲而設也爲意存乎中而托諸辭以宣之也故修辭者意未達固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意既達則當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必復有所加也再過求之非以繁多爲富則以華美爲麗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不達矣修辭者當知所法矣

【集說】大意爲當世之命辭者徒以富麗爲工而反以晦其意故發此辭寧須頓。勉齋黃氏曰達而已矣非通于理者不能達也

【按】辭以意爲主意又以理爲主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又以補註所未言與勉齋說正同但子按註內意字中已包得理字在意達卽理達似不必將理字加在意字上又或看在意字外也存商

師冕章

【輯】此章見聖人矜不成人自然處自然處卽道也道非有名可循而有法

可取如遇師即有相師之道推之老安少懷莫不皆然聖人行來不知拈起便覺于此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子張一問深得無行不與之妙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集註】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方其至席子則曰此席也使其知就位及衆皆坐定矣子則歷舉以告之曰某人在斯位某人在斯位使得以伸其敬而知所與言也夫子之與師言者如此

【集說】大全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專○且今天下無廢人也○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撮記之詞不可又代口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集註】師冕見而出子張問曰一師耳及階及席皆坐夫子詳與言之意即道之所在與何其情詞之懇至而意念之殷勤也

【集說】雙峯饒氏曰子張之問意其必出于道不是疑其非道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倦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集註】子曰然道之所在也是固相師之道耳不足異也要之即此而推可見道無在而不存而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矣

【集說】○新安陳氏曰瞽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

之有日者待無日者之誠心曲體也○固勉錄曰夫子初告時豈必以此爲道而有意行之因子張拈出道字來問故承之曰固相師之道也固字領子張問意來說○固相師之道說約作推而自抑之詞存疑謂是言其道之有本俱諺其云然者蓋以固相師之道一句與上然字分兩層也不知固相師之道只是足上然字意無兩層○註只是說其無往不盡道不是說其無往非道○李侗雲曰此章要看一固字惟師自有相相師自有道夫子一見師冕自不覺流露出相師之道子張不問夫子亦忘其爲相師之道忽然問及乃即隨問隨答曰固相師之道也通章神理都在一固字見其因物付物之妙耳至聖人無事無處不自然盡道又是推開一步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此一句是總冒下分二段看前段重在言伐顓臾此夫子正名分意首句提起下文之非已斷盡了中三節因再有歸過季氏而責其過之無可辭後六節因文過于已而責其憂之非所急

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季氏欲伐顓臾以自益蓋季氏之僭妄極矣

將者謀已成事未舉見猶可諫止也伐者征有罪之辭此以伐書即是記者定罪案處○禮記註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于天子曰附庸

再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齊也

再有與季路爲季氏家臣來告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于顓臾蓋欲求可否于夫子也

而節為一段
顓臾不可伐
之意已盡

蔡氏曰冉有之白孔子以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未安者欲觀孔子之意以為何如耳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集註 黎庶時冉求比由尤用事夫子獨責之曰求顓臾之伐未必皆季孫之過也毋乃爾寔為之謀之過與

或問 季氏雲曰後四臣不欲之言方責其不能陳力就列不可則止之過此于下節緊承顓臾之不當伐則此過分明責其贊勳伐顓臾之過也故註明去用事而推原其為季氏聚斂以見贊勳伐顓臾之不為虛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主音注○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集註 黎蒙引求亦知顓臾乎夫顓臾昔者有周先王封之于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之祀則其立國有自來而非竊據者比矣且在魯邦域之中則非敵國外患者比矣況附庸于魯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季氏伐之是蔑先王之命為邦域之擾撤公室之衛也果以何者為出師之詞而伐之哉悖亦甚矣

或問 提出先王二字把天下大名分所在壓倒他邦域二句俱根先王來論先王之封建是理不可伐況在域中勢又不必伐且為公臣分又非季氏所當伐然只字是字相承轉下不平對○王觀濤曰主是祭主不重祭主只見得是个附庸諸侯耳以諸侯祭封內山川故也○丘月林曰不可伐以禮法

言不必伐以利害言非所當伐以體統言何以伐爲謂其無名也此節正是說無乃爾是過與○既在境內顓臾之地固魯地也不消又多一番事了既是公家之臣縱然有罪須是公家伐之季氏如何伐得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集註 冉子以夫子責之乃諉咎于季氏曰顓臾由二臣者心皆不欲其有此舉也但力不能止之耳

集說 李侗雲曰不欲二字且虛只言要伐與不要伐耳未作貪其利講到咎曰欲之夫子責他方指貪其利而言○歸罪季氏全是爲自己出脫曰吾二臣並牽拙子路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自冉有曰至此爲一段言不得辭不諫之過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臣陳布也列位也相賢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集說 黎浅說孔子曰求子安得諉其責哉昔周任有言曰爲人臣者能陳布其匡救之力則就人臣之位不能盡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且君之貧臣爲其能繩愆糾謬也如瞽者列相以扶危持顛也若聽其傾危而不夾持聽其顛仆而不扶起則將焉用彼相者爲哉此周任之言也今汝既不欲則當諫諫不聽則當去也

集註 陳力就有事贊勤有過匡正說引周任之言通重在位當諫意○蒙引特危扶顛卽陳力之義通此段俱周任言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況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

得不任其責也

【扈謹】合參且爾言二臣不欲此言過矣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自出于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於櫝中是非典守者之過誰之過歟今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典守者也季氏有過爾安能辭其責哉

【集疏】周任二節一直說下言不欲則當諫諫不聽則當去不去則季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矣總見不可歸咎季氏意蔡虛齋曰爾言過矣謂二臣不欲之言以為得辭其責亦已過矣下引喻以明不得辭其責○存疑過矣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下是行過○虎兕出柙喻季氏踰越人臣之紀法龜玉毀櫝喻季氏顛覆王府之典章此二句是借言且就虎兕龜玉說正意在言外

【再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再求之餘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存疑】再有固之謀矣

【存】泰存疑再有因夫子連責他又變遷其說以解之曰季氏欲伐顓臾兼得已也今夫顓臾城郭完固而近於費邑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我有侵逼之患今若不乘勢以取之恐強大在彼微弱在我後世必將為季氏子孫之憂故耳

【集疏】蒙引夫子欲之是求自解此又為季氏解因以自解也○讀註今去正照昔者一段固而又近有堅壘既足者我之師過勢又易乘我之際意下一取字餘上伐字一憂字并沒上欲字○李卓吾曰既不諫又不去則與謀之罪已無可逃脫矣只得言顓臾之固近將為季氏子孫之憂季氏憂及子孫則關係者大故已不得說而止之耳此所以雖不欲而亦不諫亦不去也為不欲解說那正見實與其謀集註下一然字是于餘辭中推見至隱○一憂字生下四患字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集註】黎直解子曰求君子最惡那等心裏貪利口中却强之不言而別爲飾詞以文其過底人今季氏之取顓臾本是貪欲也求乃舍說貪欲而爲飾詞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

【集說】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必爲之辭作一句讀此句直坐再求方見反覆掩諱之罪○此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註特解曰謂貪其利決出欲之二字爲下患貧寡張本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曾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

安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寡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集註】黎蒙引我看來季氏非爲子孫憂也憂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所患不在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于不均所患不在財之乏患失上下之心而至于不相安蓋貧由于不均也誠使君十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享公賦之入臣有采地之供彼此皆足何貧之有寡由于不和也若均而無貧則君臣之情自相和睦和則君有公家之民臣有私家之民不爭而各享其有何寡之有和而無寡則上下之情安矣皆安于臣無所疑忌臣安于君無所猜嫌君臣相安則禍亂不作而君保其國臣保其家永無傾覆之患矣夫國家之治極于無傾而要自均安始此貧與寡不足患而不均不安所當患也

【集說】朱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詞以告之語雖

畧而意則詳也○饒雙峯曰均無貧而後能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蔡氏曰既云有國有家已自無貧寡惟因患而見貧寡耳○達說聞字貫兩節只泛說○蓋註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字要見得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方切諷季氏意安非安危之安乃彼此相安子無事也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下文添出和傾二字來蓋和即寓于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于貧寡故究言之和以情言也○范紫登曰三句玩註意重均字串下猶云國家最患不均既均則無貧而和矣無寡而安矣寧有傾覆之禍哉觀末註只說均和可見至上以均施寡而此曰均無貧上以安屬貧而此曰和無寡安無傾者語自錯綜只依本文不得滕方妙○此節泛引註季氏六句不入講○李仕雲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是夫子所聞有國有家之理如此原非一定成語因季氏之僭與是患寡患不患貧故夫子接口說不患寡不患貧季氏據國魯君無民君弱臣强互生嫌隙是不均不安故夫子接口說患不均患

丘聞二字貫到此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二安字分上下

不安然所以患不患之利害尚未分明故又接說蓋均無貧二句以申明之和只是均中道理無傾亦自是安中效驗原非另一番添補看註甚明

【達】黎達說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是則內治修而遠人自服矣故遠人或有不服則但當布教化明信義修吾禮樂法度之文德以懷來之不勤兵也既來之則安之隨分處置令彼無去心不利其人民土地也這是衆遠能遷安寧國家之大道也丘之所聞如此

【註】陳新安曰夫如是總括上文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修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修文德反矣○張彥陵曰夫如是承上文大凡有患寡患貧之心則欲利遠人以自益夫既如此不患寡患貧立心只在均和上初無求于分外又何利人之有故遠人即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而已不即稱兵也既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所有也○夫如是三字截住照註補遠人服何故字方轉得下此遠人泛言下遠人方指顓臾○均安和只就上下一體說未說到禮樂政治之事故下又說文德當修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動干戈而言文德是忠信仁義即所謂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輯】蔡蒙引吾之所聞正季氏之所當爲子孫計亦由求之所當爲季氏計者也今由與求也共相夫子外而遠人不服而不能修文德以懷來之也內則公室分崩而歸之私室家臣離析而至于屢叛而不能修內治以使之均安也亦異乎吾所聞矣

【集說】達說此方就伐顓臾說皆反上意而言今字對上聞字看遠人指顓臾不妨蓋不屬季氏便是遠人也○分崩以土地之割據言離析以情分之不屬言○蒙引分崩離析分崩之中又離析也大夫爲公室之患家臣又爲大夫之患○李兆恒曰遠人二句雖平說語氣却是側下當云遠人不服而既不能修文德以來之也不但不能來遠人且邦分離析而不能守而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再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

而謀動干戈于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再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

自丘聞以下至均無貧三字是也理

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合參顧乃與無名之師謀動干戈于邦內之顓臾焉自爾而言季氏爲子孫憂也吾恐不均不安內變將作季孫之憂不在于顓臾而在于蕭牆至近之處也舍近而求遠貪外而遺內在季氏固非善爲謀而在二子亦豈忠于爲人謀者乎誠指顓臾之自來明人臣之大義而熟察有國家柔遠能邇之道則是役也可以寢謀矣

雲峰胡氏曰遠說此節因其爲子孫憂之言而及之乃論其理如此註不均不如只承分崩離析言于蕭牆之憂爲切蕭牆明其近猶言患生肘腋一般○史氏曰上節遠人此謀動干戈應指顓臾以其自是一國則曰遠人以其魯之附庸則曰邦內也頗妙

天下章

此章從有道而及無道而思有道全是要維持名分挽令而返之古後二節兩呼有道有歸責君上之意○所謂有道者以聖不以勢必是德稱其位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一一合乎天理得乎人心乃爲有道註中一理字正有道之所以然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蔡存疑孔子曰天下理勢而已勢在上則治勢在下則亂彼先王之時天下有道則五禮六樂惟天子得而制之七征九伐惟天子得而命之其權自天子出爲臣下者不過奉行其命而已孰敢有變禮易樂而專征伐者哉至于後世天下無道君弱臣強侯國所用禮樂不經天子之制作轍自變易

愚按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是天子已失其權故三个希不失必就諸侯等而言講章

征伐四方不受命于天子軋自專擅而自諸侯出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蓋相傳十世必有不失其柄矣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也至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蓋五世少有不失其柄矣大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也至陪臣亦可專國命而逆理愈甚矣蓋三世少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爲他人所奪也凡事違其常者必不可久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集疏　正解此節首二句另講下二句重疊說下方得註中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意○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蒙引有道無道只是言世治世亂國命豈竟是禮樂征伐然既出自諸侯大夫則只爲侯國之事非復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發講　合參以是觀之天下有道則政有所統天下所共尊者天子耳禮樂征伐既不在諸侯而一國賞罰號令之政柄又何至下及而在大夫哉不在大夫而陪臣可知矣

集疏　存疑此因當世列國之政皆大夫出而言也齊則政由田氏魯則政由三家○政即是禮樂征伐末補不在諸侯陪臣可知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發講　合參天下有道君明臣良治具畢張上無失政則下皆順治庶人又豈有私議乎庶人不議則庶人而上可知矣吾安得而生其世也

集疏　輔氏曰下有竊議則上之人於道猶有缺故必至庶人不議方爲有道之至○議出于上考則爲公議出於庶人則雖公亦私耳○蒙引詩上字通指天子諸侯大夫故兩節各提端言或以庶人指百姓是三代直道不必指作春秋

祿之章

【集編】此章論僭竊之必失惕權臣也前章戒失權此戒竊權蓋因前章而專論魯事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遂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集說】黎存疑此孔子因前章之言而及魯事曰諸侯總一國之政享一國之祿固其宜也我魯自文公薨襄仲殺子赤以立宣公君弱臣強國之貢賦不爲公室所有祿之去也于今已五世矣宣公以後越一世而季武子始專國政政逮于大夫于今已四世矣政逮于大夫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之子孫于今當已微弱矣祿豈能常享政豈能久專乎則上下大分其可僭乎

【集疏】祿指賦稅政指賞罰號令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互言也○饒氏曰此章大意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輔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輿註三桓之子孫微作已然說此時桓子已爲家臣陽貨所執孔子此言政發于被囚時也故夫二字猶云宜乎據上章五世希不失來一說不必作已然未然說只作當然必然說存參○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仲卽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一月仲殺惡及視其母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遍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註曰子赤

本公羊傳也

益者章

提綱 此章見取友之當慎三友之友乃我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出于可畏損友多生于所狎全在自己慎所擇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集註 發大全孔子曰君子取友久凡以求益而去損也然其間有益于我者有

三樣朋友有損于我者有三樣朋友益者何責善無諱者直也吾友之信直相示者諒也吾友之多識前言往行者多聞也吾友之友直則有過必聞友諒則誠心日進友多聞則知識日廣益矣損者何威儀習熟者便辟也吾友之每事阿順者善柔也吾友之語言可聽者便佞也吾友之友便辟則不能聞其過友善柔則不能存其誠友便佞則聞見自流于汚下損矣三益爲常情所敬憚三損爲常情所狎悅能取益友而遠損友德何患不成哉

集說 直就言論上說諒就立心制行上說多聞就學問上說直諒多聞友便辟善柔便佞便辟威儀上便習也一正一邪一賢一不肖自是相反正是欲人反照而知取之遠之意註中反對極有意味○張南軒曰三益者友之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有益乎三損者友之使人日趨于驕惰焉得不日損乎○李侗雲曰直是質樸無委曲人若便辟則習于威儀全是文飾周旋故不直諒是誠實堅確人若善柔則長于媚說全無

些固守之節故不諒多聞是貫通古今道理非穿鑿雜之聞也若便佞則巧
禦人不顧聖賢道理是如何何有于多聞依註對勘正確

三樂章

提綱　此章總見好樂之當慎損益字亦主我言樂是情之所鍾最易移人窄
竟損益的關頭只是理欲二字聖人臚列出來正是要人自擇蔡虞軒曰三
友損益之資于外者三樂損益之發于中者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
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
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慎哉

集註　黎大全孔子曰人情孰無好樂而樂之有益者有三樂之有損者有三

益者何如禮有制度樂有聲容則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人或有善言有善
行則樂稱道其人之善而不啻口出直諒多聞皆賢友也則樂多集賢士以
爲友如此者節禮樂則有以養其莊敬之心日生多賢友而勸善規過有觀法之助
于外道善而欣慕愛悅則爲善之心日生樂之不已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于道亦不可得矣益矣損者何樂驕縱侈
肆以爲樂樂安佚玩遊以爲樂樂宴逸淫溺以爲樂將見驕樂則長傲而不
敬不和人欲肆而心德亡矣佚遊則怠荒而忌人之善雖有賢者亦不樂告
以善道矣宴樂則狎邪而憚親勝已所謂與不善人居久而與之俱化矣損
矣人情之所發眞不可不慎也

集疏　朱子曰君子于禮樂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熟則內
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止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
悅慕勉强之意生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

收其放心以盡于善亦不可得已○呂晚村曰禮樂二件原是吾心固有故樂處直是意味無窮若在外强合以制吾樂其樂便不可久○又曰禮樂人善賢友一層節道多一層三樂字一層遺漏一層不得○黃勉齋曰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放肆也道人善者志于爲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于取友以自規正也○困勉錄驕樂是立身行已放縱于規矩之外佚遊是不作事業只恁閑游蕩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若解宴爲宴安便與佚字相似○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失則不復志于爲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此其所相反也

侍於章

集註　此章言貴因時躁者先時隱者後時瞽者冥然不知所謂時○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己識時之智所以如此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或問　孔子曰君子之人以德則盛以位則尊恃于其側者不可不慎也若語默不以其時則有三者之愆焉或言未及之時未可言也而率爾便言是急遽淺露則謂之躁躁一愆也或言已及之時可以言也而緘默不言是藏匿不宣則謂之隱隱一愆也或時可以言也又當察君子之顏色喜怒從違何如若未見顏色而恣意以言是無察言觀色之明則謂之瞽瞽又一愆也凡由心失存養故語默皆愆可不知哉

集說　王觀瀾曰躁隱瞽俱是無心失理之病故謂之愆不可將隱字作以言及之猶云時未可言時可以言云爾兩言字俱屬侍者爲是依黃氏說或長者當先言或君子先有問則

言及之言未及之而言字是合君子侍者槩說非是○三愆有因放肆而然者有因踈促而然者總是不能養之于素所以如此○未見顏色或意尚別有所在或偶不樂聽我言須兼此二意

三戒章

提綱 此見君子定性之學惟君子德性用事不爲血氣所使始能有此三戒戒者預禁之嚴制之而不敢犯之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集註 蔡淺說孔子曰血氣之盛衰皆足以役人而非主乎義理者不能有以制之也君子則隨時知戒而防之未發者有三焉三者何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于欲則戒之在好色勝之以理而情慾不留焉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于忿則戒之在爭鬬勝之以理而有忿必懲焉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別無所希則身家之念重矣則戒之在貪得勝之以理而見得必思義焉君子隨時而有此三戒所以不爲血氣所使而終由于義理之正也

集說 黃勉齋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之而使之深戒也○陳新安曰三者隨時而有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蒙引少之時弱冠前後也三十曰壯老者五十血氣始衰以後也○未定是易流于欲意不是言未強固當保養也○註以理勝之勝字要看血氣離之不得强抑之亦不得只要以理勝之而不爲所使耳○困勉

註知字之意
內不宜明露
恐碍不不知
二字也

錄血氣未定有以正之血氣方剛有以和之血氣既衰有以振之此君子所以檢束身心而盛德大業皆由此出也○三戒只是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

三畏章

提綱 此章言君子小人敬肆之別三句平說方得三畏之旨但玩註以畏天命作主亦可上節重下節輕○三戒是遏欲三畏是存理皆君子為己之學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王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言講 蔡大全孔子曰人心以有所畏而存以無所畏而弛乃若君子之心有所嚴憚而敬畏者三焉何天以正理賦畀于人此天命也君子則戒謹恐懼以求全此理而不敢違也德位兼隆之大人全此天命者也君子則尊之為師表而不敢忽也往古聖人垂訓之言昔此天命者也君子則奉之若蓍蔡而不敢悖也君子之三畏如此

集說 朱子曰畏天命二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愼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如仁義禮智是也不指氣數○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德之大人○蔡氏曰畏者嚴憚之意天命謂性日用之間皆天命流行觸處戒懼惟恐失墜大人行可為法聖人言可為則于此皆畏是君子檢心之法朱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于天者而言也顧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翼註三畏畏字非空

畏一念兢兢戒懼實體之而不違也三畏皆有不敢顯忽之陰背之之意○
吳因之曰畏是我心上自已作工夫所見者大人而我胸中嚴憚之心自因
人而翼翼所聞者聖言而吾胸中嚴憚之心自因言而凜凜若徒日欽承佩
服則泛然在外邊作念○呂晚村曰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真畏
也又曰通章重天命句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已
之所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言旨 蔡蒙引蓋君子畏大人聖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則不知
天命之所有是以狗欲滅理而莫之畏也不畏天命則不識義理而又何所
忌憚故于大人則不知其當尊且狎視而慢之矣于聖人之言則不知其當
法且侮而戲玩之矣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肆之間而已

生而章

提綱 此以氣質之等示人欲人學以變化之也通節重一學字自生知而下
未有不待學以成者不學而後為下愚上三等要見成功則一之意大意為
困而不學者發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
斯為下矣

言旨 陳新安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揔之
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于上一節亦而以知字
言之○人惟知得道理到作事少差錯心便惕然不畏天命由于不知此節
知字重上節知亦因此節補出○李仙雲曰狎侮乃不畏之至者小人承奉
大人不但貌玩之為狎即阿諛之尤為狎尋求聖言不但反唇之為侮即假
托之尤為侮也此所謂無忌憚也

愚按此章要看民斯為三字言知此之民斯為不可知自各皆可為上人素困而不學者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能皆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后講 黎淺說孔子曰人之氣質不能皆同彼生而神靈不待于學而自能知此理者此氣極其清質極其粹乃氣質之最上者也有生而不能知必待于講求學習而後知此理者是其氣質雖清純而亦不能無蔽自某上者而觀之蓋其次也有始也不知學必待困心衡慮而後能發憤為學以知此理者是其秉質濁多清少駁多粹少自其上者而觀之又其次也若夫困而不學真然無覺悍然不顧是乃氣質昏濁之甚偏駁之極也如此之民斯為下矣學其可不勉乎

集說 或問氣質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室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憤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終于愚民而已矣○大全蔡氏曰知之之字指義理生知是最上一等不可企及然學知困知皆可以學以進于知雖次于生知究竟豈終遠哉或困而不學纔遇斯為下耳困是義理窒塞難通學則憤憤發轉來○輔慶源曰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生知學知困知屬氣質說上次等屬人品說若于上次等亦主氣質說殊非聖人激發本意○兩之字指義理言次與又次俱是次于上等不甚懸絕

二次字非言其相遠乃言其相近唯不學而後成其爲下則人可以質自諉乎哉

九思章

提綱 此章是君子思誠之學蔡氏曰前六件是存心治身之要由已而出者當思後三件是明理克已之功由外而至者當思爲君子者須于無事之時有講明涵養之修及其臨事有辨析詳審之力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案 合參孔子曰天下之理無一不統于心君子之學無一不用其心吾見其所思者凡有九焉彼目司視而主之者心也君子視便要看得明不爲物蔽于外耳司聽而主之者心也君子聽便要聞得聰不爲物壅于內色者心之見于面者也色則思温而暴厲之不形貌者心之形于身者也貌則思恭而惰慢之不設言者心之聲也言則思忠欲其心口如一也事者心之迹也事則思敬期于主一無適也心之有惑者疑也疑則思問質之師友以求理之必解也心之有所怒者忿也忿則思思難不以一朝之忿而貽莫大之悔也心之易爲所動者得也見可得則思義理一苟取也此九者日用常行之要也君子致思如此思誠所以爲自治之本與

集說 或問九思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思這一件又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所統矣苟能以敬義爲主戒懼慎獨而無傾刻之失然後爲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

從容中道便是聖人分明九思字對聖人勿言也

下面諸事于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爲氣質所壅蔽有爲私欲所壅蔽有爲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个物自家各有个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于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蓋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逐件做工夫更反覆就心上看方知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裡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張南軒曰時當平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據而人欲所由遏也然要當養之未發之前而持之于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于流而收之于晢則但見其紛擾而無所措手矣○陳新安曰君子苟未至于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己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陳介甫曰聖人不思而得謝氏所以有未至于從容則無時不省察之說思在動時恐缺了靜時工夫南軒所以有當養于未發之前而持之于方發之際之說思恐單說

思想存疑所以有爲亦在其中之意說九思恐雜然並進朱子所以有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之說九思恐無次序所以有視聽二句爲綱雙峯又有視聽色貌言屬自身事疑忿得屬事上之說君子恐終身不盡九思新安所以有隨事隨處各致其思之說諸解闡發無遺皆可參用也通章只就本句實發爲妙即如蔡氏分看亦可

見善章

【集註】此章論人品不以潔身爲高而以濟世爲大以見引起末見重下節○

仇滸杜曰有傷盛時之難覩濟世之無人意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或問】蔡大全孔子曰見一事之善則如有所追而不及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切惟恐已不得乎善也則不患其不爲之矣見一事之不善則如探湯

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惟恐已或陷于惡也則不患其或爲之矣此惟知至意誠者能之求之于今吾見其有此人矣考之于古吾聞其有此語矣見聞相符如此

集說 善不善是自己身上事不專指人之善不善說○陳新安曰聞其語可見四句皆古語也○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先言見其人後說聞其語是所見合于所聞者有欣幸意○存疑註眞知二字不是解兩見字乃推原好惡之誠處兩見字輕○麟士云蓋古語也古對今言○上節吾見二句重見上言所見而適合所聞蓋深幸之也下節吾聞二句重未見上言所聞不得于所見蓋深慨之也○仇滄柱曰好惡只是在自己身上著力尚未透出萬物一體關頭其實求志達道只此人作根基此節不得輕看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遽死故夫子云然

彙講 叅直解若夫方其窮而隱居未見又不幸而遽死故夫子云然理一一講求豫備于已及出而行義則上而致君下而澤民以此道達之天下而不肯負其生平之志此用舍隨時體用合一之學也吾聞古有此語矣未見今有此人也聞見不相符乃如此

集說 蔡虛齋曰求志是尚志之志如所志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于已所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于已○行義不要說得太重了只是指出仕以行君臣之義○存疑志與道原合一求其志即求其道故註曰守其所達之道達其道即行其所求之志○學術不周于世用便非求志功名不根于天性便非達道故曰未見其人玩也字有不勝慨慕望見之意○新安陳氏曰前一節方篤信自修未達于用也後一節則身修

愚按此節
全要文勢
下異字

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爲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按兩人身分各開說後方以潔身之學充而爲濟世之量找足立言本旨可
也

齊景章

集註 此勉人修德之意景公富而無稱夷齊貧而有稱可見人之輕重于世者不以富貴而以道德也下節援詩以証之齊景夷齊只借作樣子莫呆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集講 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富貴極矣宜乎有可稱矣乃君道有虧身死之日民無德澤指而稱之焉雖富貴終不稱矣伯夷叔齊耻食周粟餓于首陽山之下而卒以死貧困極矣宜乎無可稱矣然而芳聲益著雖死猶生民到于今稱美之雖貧賤何損乎

集疏 兼解地大則賦多故以千駟明其富非專言馬也○到于今對死之日言死之日正人心思慕之時顧無德而稱身沒且然至今弗論也到于今正民心易忘之時顧猶慕而稱之到今且然沒可知也○台晚村曰餓于首陽只對有馬千駟言極言其貧富相去耳不專論死節也○陳新安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益著是名之稱與不稱初不係于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集講 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景公夷齊之謂歟言人之所稱不言子

富而在于異天下古今豈獨景公耶貧賤與詩詞相合○李岱雲曰異字只

集疏 蒙引稱之正稱其舍富貴而甘貧賤與詩詞相合○李岱雲曰異字只對富字說見世人只知有富豈知不以富而以異乎異字輕看如言有德自不同于人耳非有心求異也

陳亢章

提綱 此章見聖教之公亢始疑其遠其子終疑其纔是私意不知夫子教門人與教子各因其所至而施固非有心私其子亦未嘗有心遠其子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亭講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于夫子之親也則家庭之間必有異教子亦有異于衆人之所共聞而獨聞之乎夫子者乎

集疏 既有心陰厚其子必有心陰薄其門人矣陳亢眞是看得平日所聞流常無用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厚講 黎大全對曰鯉之聞于夫子者未有異也憶夫子嘗有一日間居獨立鯉趨而過庭一子一鯉可以有異聞之會也子但問曰子學三百篇之詩乎鯉以寔對曰詩未學也子因曰人貴能言而恒自學詩得之葢詩本人情學之者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其爲教溫柔敦厚學之者心氣和平則無急躁之失故能言不學詩無以言於是鯉退而學詩

集疏 對曰未也何虛下二節俱發未有異聞之意然只可平平叙去到聞斯二者方可寔發無異聞一獨立字他日又字俱宜重看見得此而無異則無

朱註雖分輕重而言立自宜雙頂特用語自有攸歸耳

之或異可知○陳新安曰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李侗雲曰于人情物理多少研究才能事理通達于詞意之温柔敦厚多少玩索涵養才能心氣和平事理通達是外面事心氣和平是內面事工夫微有淺深故中着一而字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原講 黎大全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使有異聞不得于前日亦可得於此時矣又但問曰子學經曲之禮乎鯉對曰未也子因曰人貴於能立而恒自學禮得之益禮有三百三千其序截然而不可亂學之者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其爲教恭儉莊敬學之者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故能立不學禮無以立於是鯉退而學禮

集疏 陳新安曰夫子嘗曰立于禮乃學禮能立之證○蔡氏曰伯魚此言不重詩禮之益全是即詩禮以照出無異聞意○兩獨立要見可以有異聞之會正是伯魚形容夫子庭訓無異處○李侗雲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禮外面事莊儉恭敬是禮內面事敬品節詳明亦在外德性堅定亦在內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原講 合黎由今思之當獨立之時所聞于夫子者不過斯詩禮二者而已此固夫子所雅言以教人者無以異也

集疏 此總上二節言已所聞止此正與首節末也相應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原講 陳亢退而喜曰吾問伯魚以有異聞者一耳而所得者有三聞詩當學聞禮當學而又聞君子之不私厚其子而遠之也所得出于所問之外亢何

幸哉。

集說　聞詩聞禮不是前此不聞但向也習而不察今提醒之恍若新聞耳○按六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邊

邦君章

通旨　此章是夫子正名分之意或因當時有以妾爲夫人者發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章綱領君稱之一句又是下二段綱領兩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之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上○君稱之二句是稱于宮中邦人句是稱于本國末二句是稱于他國兩自謙俱不重三夫人重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小君異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集說　合參夫子申諸侯妻稱謂之法以寓正名之義也曰夫婦人倫之始閨門萬化之原況邦君之妻尤一國之母儀非常人比者其於稱謂之際可苟焉而已哉故自邦君稱之則曰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自稱于君前則曰小童謙言幼小無知不敢與君敵體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治內同君之尊也此稱謂之審于本國者也已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于異邦則曰寡小君言其寡德而忝爲小君從君之謙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以其能相君而治內同本邦夫人之稱也此稱謂之審于異國者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截然不紊如此名定之際可不謹哉

集說　馮厚齋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謂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于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首二句提起作一頭下以稱本國稱異邦兩對如云夫人自稱

固謙而國人則因君之尊而尊之稱諸異邦固謙而異邦則因本國之尊而尊之○小童小君雖是謙詞然不重在謙只得惟夫人然後用此以爲謙亦是見其重意時說竟謂此二句總不重者非

以明之問疑一節之間疑非吾之所疑也蓋指

入未以北面稱君而公內同本所夫人之稱也北面稱君之禮也未入未北面稱小君蓋生之稱也入而北面稱夫人之稱也未入而